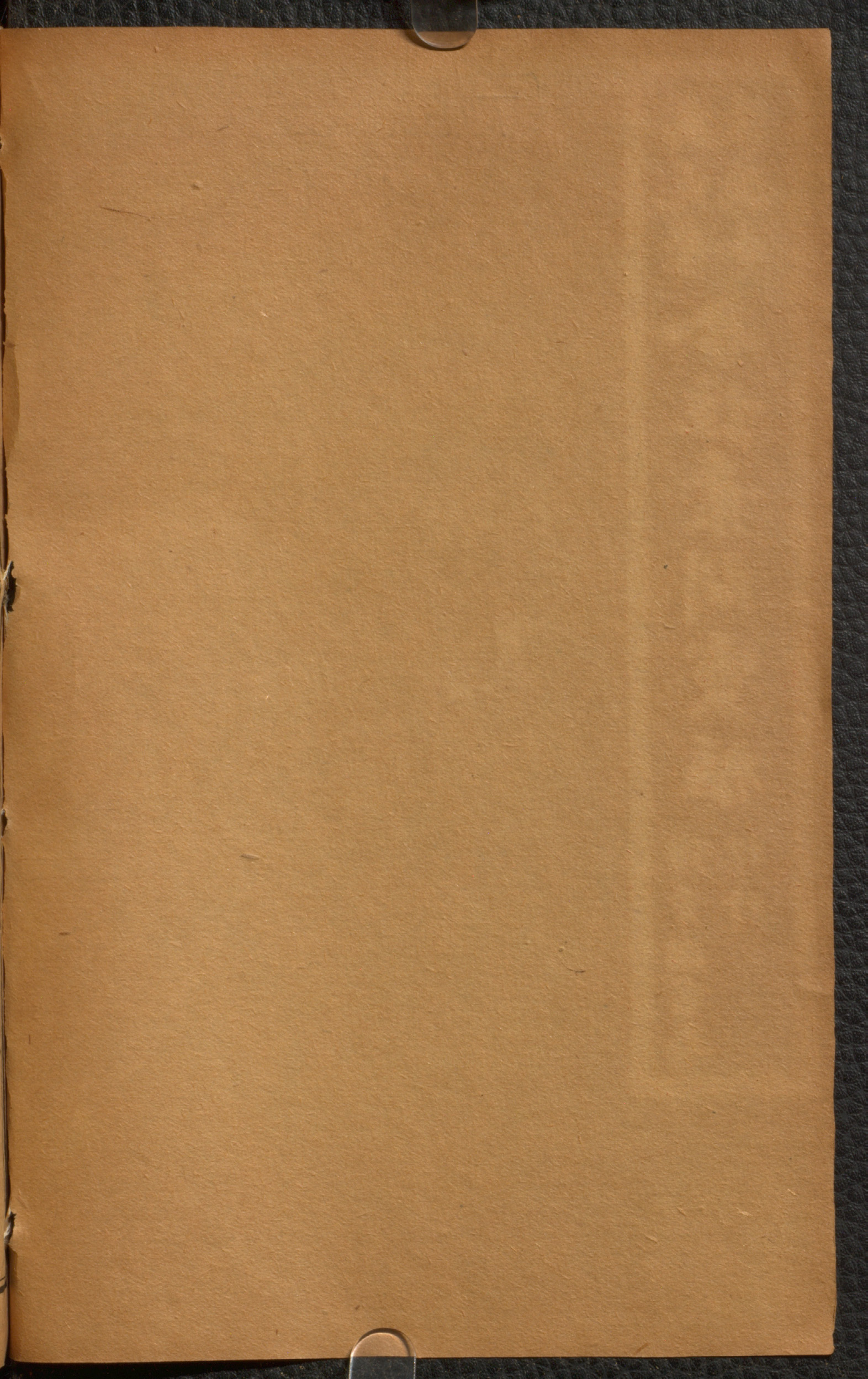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菀音鬱

一本云季脇之下深一寸

前論有餘於內後論有餘於外皆謂之失常

榮衛血氣之生始出入乃本經之宗首而榮血流行更有多歧學者宜細心體會

靈樞經卷之七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栻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稸積不行。菀蘊不得常所使人股滿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於胸中者。上取之。積於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於上。瀉大迎天突喉中。積於下者。瀉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

張註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主之常所有浮沈淺深及太過不及之別按第七十六之衛氣行章論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外內出入之循度此篇論衛氣始生始出之道路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者也夫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也穀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入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所謂別出者與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榮無已終而復始也榮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衛氣與宗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兩行者謂榮氣出於氣分而行於脈中衛氣出於脈中而散於脈外此陰陽血氣交互之妙道也夫精專者行于經隧之榮血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藏府相通外內相貫環轉無端終而復始與榮行脈中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之道路各別也所謂榮行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者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外注于皮膚谿谷之氣分滲入于孫脈絡脈化而為赤者也五癃篇之所謂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為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決氣章之所謂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而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癰疽章之所謂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是行于脈中以應呼吸之榮氣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之出氣注于皮膚分肉之氣分滲于孫絡變化而赤為血因息乃行行有經紀與榮氣篇之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之道路各別也宗氣積於胸中上出于肺循喉咽呼則出吸則入夫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宗氣之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司晝夜之開闔者也呼吸之開闔人之開闔也晝夜之開闔應天之開闔也是以榮氣衛氣之所出所行

血氣者充膚熱肉之氣血

各有其道，故曰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於上下四旁而布散於形身之外。稸積菀蘊者，猶草木之生長茂盛於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出所主之常處也。故內積於上者，取之大迎天突，蓋衛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下者，取之三里，蓋衛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里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中者，取之氣街與季脇之帶脈，蓋衛氣之布於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脈之章門而外出于四旁也。夫衛氣乃胃府水穀所生之氣，足陽明與任脈會於中脘，上會于承漿，與帶脈會于臍之左右，而出于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而出散於皮膚，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夫衛為陽，從脈而出，由內而外，自陰而出于陽；榮為陰，從谿谷氣分而入於孫脈經脈，自外而內，由陽而入于陰。此陰陽血氣內外交互之妙道也。雞足者，以足緩伸緩縮，如雞足之踐地，蓋以疏陽明之經脈，以通衛氣之所出也。胗視其脈大而眩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于始生之處，非稸蘊于所行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所生所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馬註】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悍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肓膜，散于胸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肓膜，而乃留于腹中，稸積不行，菀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于胃中，則為胸為腹在其中矣。其病腹滿，發為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胸中，當取之於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脈經之天突、廉泉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胸中而言，故謂腹為下。▼當取之於下，瀉足陽明胃經三里、氣街穴；胸中與腹中俱滿，則為上下皆滿，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即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街者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即足厥陰肝經章門穴。其積重者，即攢鍼以刺之，如雞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脉大而弦急，乃邪氣正盛，宜避其來銳；若脈絕不至，則正氣極衰，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甚，亦邪盛正衰所致，皆不可輕刺之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榮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

【張註】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于皮肉筋骨之間，而各有所在也。色者氣之章也。兩眉間即闕中，乃肺之部，肺合于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土灌四藏，故觀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肌肉也。榮者血之氣也，濡潤也，血之液為汗，汗出而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主筋而開竅在目，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筋也。筋合于三陰三陽十二經脈，故五色之並見也。耳者腎之竅，耳焦枯受塵垢者，知衛氣之病在骨也。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衛氣出于形身而各在其處也。

曰血氣　曰氣血　謂內外出入之交互　數上聲　勝平聲　間去聲

南北為道　東西為度　衛氣去形而獨

【馬注】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即闕中，為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即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皮，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觀之于榮氣，但榮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為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為腎之竅，故觀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於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之深之。間者少之。甚之眾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

【張注】此承上文而言衛氣行於皮肉筋骨之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於皮，輸於四末，為所主之部，蓋衛氣出于陽，從頭目而下注於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為部也。行于肌肉，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為肉之柱。柱之為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為谷，小分為谿，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臂脛之大肉，肉之大分也。榮衛大氣先會于大分之間，故以臂脛之肉為主，猶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于氣街，行于皮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天之氣于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脈絡脈也。榮氣從絡而行於經脈，衛氣從絡而出於皮膚，血氣輸轉于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脈盛而起矣。衛氣之行于骨者，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　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髓空在　顱深欽骨之下，蓋髓之所以補益腦者，從尾骶而滲于脊骨，從脊骨而上滲于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于缺盆，故衛氣之行于骨者，以脊骨為所屬也。衛氣之行于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滯于手足某經之筋，即為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厥陰風氣之所主也，風者大塊之噫氣，充滿於天地之間，故於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之柱，猶天之四方；骨之屬，猶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行于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淺深各在其處。○余伯榮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上出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地環轉，日日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

居於內

少別俱去聲

膕音國

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為奇恒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臨病人以觀生死。更可以通玄門為養生之秘要。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病所。及有治法也。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為部。輸運於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為柱。上則為臂。下則為膕。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輸。蓋血氣之為輸在於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起。但以筋為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為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之為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其變化而調之。是之謂上工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

【馬註】此帝問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以上為少。六歲以上為小。

【張註】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年少小者。衛氣始長。年壯者。衛氣正盛。五十已上。衛氣漸衰。蓋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于下。少者應春夏之氣。從下而方盛於上。○王子方曰。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兩之為六。三而三之成九。十八者。二九之數也。二十者。陰陽之生數始也。五十者。五行之生數終也。馬玄臺曰。十八已上。六十已上。俱當作已下。

【馬註】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膕肉堅。皮滿者。肥。膕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

【張註】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腠理者。肌肉之文理。如豕之精肉。條分而有理路。理中之白膜曰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故曰膕肉堅而皮滿者肥。蓋肥在皮之內。肉之外。故肉堅而皮滿也。膏者。即肥之脂膏。謂如豕肉之紅白相間。而有數層者為膏。蓋肥膏之間于肉內。故肉不堅而皮緩也。此論衛氣之肥腠理。故止論膏而不論肥。然先言人有肥者。以明膏肥之有別也。皮肉不相離者。謂肉勝而連于皮。內無膏而外無肥。此亦衛氣之盛于肉理者也。○任谷庵曰。膕肉者。俗名腿肚也。蓋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故膕肉堅。則通體之肉堅矣。又止言脛而不言臂者。氣從下而上也。

【馬註】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之分也肥者猶言壯也䐃後曲處為䐃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張註】任谷庵曰此言衛氣之所以溫分肉也膏者肉不堅故其肉淖淖和也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脂者腠理固密故其肉堅粗理者衛氣外泄故身寒細理者衛氣收藏故身熱

【馬註】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大凡人之多膏者其肉必淖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人之多脂者其肉必堅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張註】任氏曰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溫分肉也衛氣盛則腠理肥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腴者臍下之少腹也肉者身體容大此衛氣盛而滿於分肉也脂者其身收小此衛氣深沉不能充于分肉以致脂膜相連而脂肉緊充故其身收小也○余伯榮曰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充實於肉之理路所謂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蓋非止溫肌肉而能使肌肉盛滿身體容大故反覆以申明之

【馬註】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大凡人之有膏者其氣必多而皮自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為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謂大也人之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為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

【張註】任谷菴曰此言衛氣與榮血相將充盈于分肉之大理其膏肥之肉止有衛氣而血不榮也膏者衛氣盛故熱而耐寒肉者肌肉隆盛故多血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故充形血隨氣行血氣皆盛是為榮衛和平脂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之有別也王子方曰脂者衛氣不充於分肉是以血亦清少血氣相將而行者也

【馬註】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此三者必異于衆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

濁者為衛故濁為氣多清為氣少

曰衆人。

張註 余伯榮曰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而各有常所者其形不大不小也衆人者平常之大衆也不能相加者謂血氣和平則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于肥大也血氣之浮沉淺深各有常所不能相多於肌肉間也皮肉筋骨各自稱其身故其形不大不小也

馬註 此言人之衆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柰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張註 此言人之血氣當使之無過不及也三者人之有肥大之太過瘦小之不及故當審其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無失衛氣之常經期為平和之人矣此因衛氣失常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蓋衛氣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浮沉淺深各在其處若獨充盛於皮膚分肉之間而使縱腹垂腴上下容大或深沉于筋骨之間以致脂不能大皆衛氣之失常也是以浮沉深淺不可勝窮隨變而調其氣命曰上工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使後學知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為治道之張本也

馬註 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馬註 末有著之玉版以為重寶故名篇素問有玉版論亦著之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為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張註 此章論充溢於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孫絡皮膚應天氣之出于地中而布散於天下逆之則傷其所出之機勝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手太陰之絡名曰列缺手少陰之絡名曰通里手

心主之絡名曰內關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之絡名曰外關足太陽之絡名曰飛揚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足陽明之絡名曰豐隆足太陰之絡名曰公孫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此十二藏府之大絡陽走陰而陰走陽左注右而右注左與經脉繆處其氣血布散于四末溢于皮膚分肉間不入于經俞以應天氣之運行于天表故曰所謂奪其天氣夫九鍼之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小鍼微鍼也亦所以合于天地人者也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故治天下之萬民者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余伯榮曰上章論衛氣從陽明之脉絡而出于皮肉筋骨之間此章論皮膚分肉之血氣從胃之經隧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外即與衛氣相將之榮氣也榮衛血氣雖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學者非潛心玩索不易得也按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銅而作五兵是黃帝時即有五兵矣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鍛

馬註 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其功用為尤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備死而非平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備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

馬註 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侵陵諸侯黃帝與戰於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於涿鹿之野則旗幟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張註 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內而出于外少有留滯則漸積而成癰膿如發於外而小者易愈大者多害若留積在內成癰膿而不見者十死一生也喜怒不測飲食不節內因之所傷也是以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濕乃積微之所生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非須臾之可得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

内叶訥
便去聲

為良方著之竹帛使後學之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而成十死一生之證也遭遇也言其已形而不予遭膿已成而不予見此癰生于藏府之間而不與我見乃多死少生之候也○余伯榮曰按本經及素問論所生癰疽多因于風寒外邪有傷榮衛留積而成癰膿此因内傷喜怒飲食故曰不從天下不從地出

【馬註】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為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榮氣也陽氣者衛氣也惟榮氣不足衛氣有餘故榮氣不足癰疽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慎也況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遠修養之道耳詎知癰疽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處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為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張註】余伯榮曰此言癰發於外而予見者有大小之難易也癰小而以小鍼治之者其功小而易成癰大而以大鍼治之者多有逆死之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蓋小而淺者以砭石取膿大而深者以鈹鋒取之鈹鋒者大鍼也

【馬註】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鈹鍼鋒鍼而已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害故鈹鋒之外不可輕用也惟砭石者以石為鍼及鈹鍼鋒鍼皆可以取之耳▲本經九鍼論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扁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又見本經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矣。

【張註】此言癰發於外而大者有逆順死生之分焉夫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癰發於皮肉筋骨之間其氣發行者為順若反逆於內則逆傷其藏矣如白眼青黑眼小肺肝腎三藏之氣傷也內藥而嘔胃氣敗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腹痛渴甚脾氣絕也太陽為諸陽主氣肩項中不便陽氣傷也在心主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音嘶色脫心藏傷也犯此五逆者死除此五者為順矣

月一月而一周天

飧叶孫

經脉有絡脉孫脉大絡有絡脉孫脉當與繆刺

註馬此言癰疽之難全者惟驗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反推矣人之目雖為肝之外候然又分屬于五藏其白眼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為肺氣衰也黑眼者即眼之睛也屬于肝今反小乃肝氣衰也▲後世眼科以兩眥屬心眼白屬肺眼珠屬肝上下泡屬脾瞳子屬腎為五輪▼非一逆而何納藥而嘔乃脾氣衰也非二逆而何腹痛者邪盛渴甚者火盛非三逆而何肩屬手之三陽項屬手足六陽及督脉經今肩項不便是陽盛陰虛也非四逆而何音嘶者肺衰也色脫者五藏衰也非五逆而何若除此五者則為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脉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衂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脉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脉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註張此言血氣之逆于經脉者不過半月而死也夫血氣留滯而成癰膿者積微之所生其所由來者漸矣若失其旋轉之機又不待成癰而有遄死之害諸病者謂凡病多生于榮衛血氣之不調非獨癰膿也如腹脹身熱脉大者逆傷於脾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者逆傷于腎也肝主藏血衂而不止逆傷肝也肺朝百脉輸精于皮毛欬而溲血形脫其脉小勁逆傷肺也夫心主血脉肺者心之蓋欬心脫身熱脉小以疾逆傷心也夫血脉者五藏之所生也血氣逆則失其旋轉之機而反傷其藏真矣經脉應地之經脉水以應月不過十五日而死者隨月之盈虛而死不能終周天之數矣○王子方曰堪輿家鑿井度月影以取泉

其腹大脹四末清形脫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脉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脉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脉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註張此言氣血之逆於氣分者不過一周時而死矣夫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府而注于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出于孫絡從孫絡而外滲于皮膚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是逆于胃之大絡不得出于皮膚充于四體也腹脹便血其脉大時絕逆于腎絡也欬溲血形肉脫脉搏逆于肺絡也嘔血胸滿引背脉小而疾逆于心絡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脉絕逆于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藏之大絡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之道路也水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繞地環轉一周如逆而不行則開闔已息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夫人皮以應天皮膚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

闚窺同

如逆傷其氣遲則死於家中速則死於堂上矣○任谷菴曰以上論人之氣血參合天地之道運行無息者也少有留滯或漸積而成癰膿或一息不續即為霄壤之判

【馬註】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五逆之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脈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支清冷後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脈又大是陰證得陽脈也非二逆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亦陰證得陽脈也非三逆而何在上為咳在下溲血又且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脈之小者帶勁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欬其形脫其身熱正衰火盛也而脈之小者帶疾是邪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也○又有腹大而脹四肢則冷而其形既脫其泄又甚非一逆而何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且時絕是大為陽脈絕為死脈非二逆而何在上為欬在下溲血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脈又搏擊非三逆而何嘔血而胸滿引背脈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逆而何上為欬嘔中為腹脹下為飧泄病已虛也而其脈則絕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夫曰一時者一周時也乃一日之意▼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胗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大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以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闚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張註】此言胃府所生之氣血如雲氣之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經隧布于四末充于皮膚分肉之間不入於經俞者也駿大也言鍼道之大配乎天地也上數天文應天之數也下度地紀應地之經也內別五藏應五運之五中也外次六府應六氣之在外也經脈二十八會脈度之十六丈二尺也此言小鍼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順逆出入之會可傳於後世無有終時者若不察

此三才之大道反逆傷其旋轉之機又勝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十二藏府之經別也五里者手陽明之穴在肘上三寸蓋藏府之大絡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手陽明之大絡與手陽明之經相干循五里而散于尺膚夫藏為陰府為陽經脉為陰皮膚為陽手陽明者手太陰之府也五藏之血氣行于脉中者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以應尺寸之脉五藏之氣血行于脉外者因胃氣而出于手陽明之絡以應于尺膚是以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善調尺者不待于寸此十二藏府之血氣行于經脉皮膚之外內者大會于手太陰陽明也故迎之五里中道而止至者迎其氣之至也往者追其氣之行也故五至而迎其五藏之氣至即已若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泄于外矣五藏各有五輸五五二十五輸若皆取之則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由命也自絕壽之自傾寠所以殺生人也闚者窺候其所出也門者衛氣篇之所謂契紹之門戶乃氣血從絡而出于皮膚之門也故候其氣之出門而刺之者稍緩而死于家中入門而迎刺于絡內者即死于醫者之堂上也夫天氣一日一夜繞地環轉一周逆則不過一周而死況鍼刺之傷乎是以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不敢犯也○任谷庵曰人之皮表以應天經脈應地之經水天氣運行於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升降出入環轉無端而人亦應之膚表之氣血從五藏之大絡而出于皮膚分肉之外復從手足之指井而溜于營注于輸行于經而與經脉中之血氣相合于肘膝之間此人合天地陰陽環轉出入之大道也故曰五往而藏之氣盡矣謂迎之五里復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泄于外蓋謂皮膚之血氣由五藏之所出也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此謂奪其天氣則手足五輸之氣血從皮膚之所入也若盡取其五藏之五輸則竭其輸中之血而奪其皮表之天氣也血氣之生始出入參合天地陰陽乃端本澄源之學大有裨于治道學者當以為首務焉○余伯榮曰按內經論經脉之血氣曰藏之金匱論皮膚肉肉之血氣曰著之玉版蓋因金玉之黃白而分血氣之陰陽也類而推之如金銀花王不留行花開黃白陶隱君即用之以行氣血張仲祖以雞卵黃治血卵白治氣此皆體先聖之遺意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事物之理用之不窮矣

【注】此言鍼之能殺生人者在于奪其五里以竭經隧之氣此其所以為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同共有二十四脉加以兩蹻督任共為二十八會也世有能于生人則殺之死人則不能起之此問之者固為不仁而聞之而弗行正所謂明道也故能殺生人之繆真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勿診視之而可以預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于地氣上為雲而後雲氣行于天之下也胃之有氣血本于穀氣所化而後血氣行于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者誠為五藏六府之大脉絡耳迎其氣之來而有以奪之飲能殺生人矣故究其上下各經之數▲上下手足也▼不必盡臟府之穴以刺之止即五里穴以奪其氣▲按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肘上三寸向裏大脉中央前本輸篇云尺動脉五五輸之禁也素問氣穴論云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約至中道而止鍼候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鍼凡五往以奪之而此臟之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而五藏輸穴之氣皆已竭矣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寠所以殺此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家中吾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堂上死之最易又如是耶

發矇振埃去爪論神氣之所出鍼取神氣謂無犯凡神

五禁第六十一

【馬註】內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等法然以五禁為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張註】余伯榮曰此承上章復論刺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以為刺禁令民勿犯者也五過者五藏外合之皮脈肉筋骨有邪正虛實宜平調之如補瀉過度是謂五過九宜者九鍼之論各有所宜神而明之是為九宜

【馬註】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通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張註】余氏曰天之十干始于甲乙終于壬癸故甲乙以應頭壬癸以應足丙丁應身半以上庚辛應身半以下配天之四時也戊己屬土故乘于四季夫甲為陽木乙為陰木自乘者陰陽自合非化氣也發矇振埃者所以通氣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通氣者通五運之化氣此天干自乘故為取氣之禁

【馬註】此詳言五禁之實也天干應于人身頭為甲乙肩喉為丙丁戊己為手足四支合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膝壬癸應足脛故凡天干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矇振埃俱刺法名目見本經刺節真邪篇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是五奪也此皆不可瀉

註張 余氏曰形肉血氣已虛脫者雖有實邪皆不可瀉

註馬 此詳言五奪之實也瀉者鍼之瀉去也然用藥亦猶是也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脈偏絶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衃血衃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註張 余氏曰熱病脈靜者陽病見陰脈也汗已出脈盛躁者陽熱之邪不從汗解陰液去而邪反盛也病泄者脈宜沉弱反洪大者陰泄于上陽盛于上陰陽上下之相離也若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者濕邪傷形久而化熱脈偏絶者脾胃之氣敗也淫者酷虐之邪奪形者邪傷氣也如但熱不寒之瘧氣內藏于心而外淫于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夫心主血而血脈榮于色色夭然白及後下衃血篤重者形氣消于外血液脫于內血氣外內之離脫也寒熱奪形脈堅搏者寒熱之邪盛而正氣傷也此為五逆皆不可刺也

註馬 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脈宜洪今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脈宜靜今反盛躁是邪氣猶盛也是一逆也凡病泄者脈宜靜今反洪大是邪氣猶盛也是二逆也着痺不能轉移其䐃肉已破其身熱脈宜洪盛今已偏絶蓋偏則一手全無絶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其色夭然而白又乃去後復有衃血其血之凝黑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人有久發寒熱而形體已奪脈軟則邪散今堅而且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註馬 內論手太陰足少陰足陽明之俞穴獨動不休故名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

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

以與已圓臟府通于十二經脉十二經脉外合于三陰有形之血流如水三分行于脉内三分充于皮膚二分行于經隧二分出于氣街則經脉外内之血勻等矣此乃榮氣之行與應呼吸漏下之行各别故帝復問而伯復答之

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上逆。故其行微。

【張註】此章論榮衛宗氣循度行于經脉之外内衛脉行于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于腹氣脛氣之街以明血氣之行于經脉皮膚之閒交相和平俞應者也帝問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謂手太陰之太淵經渠足陽明之人迎衝陽足少陰太谿之動脉也伯言是明胃脉者謂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榮衛宗氣皆胃府穀精之所生也清氣上注于肺者榮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脉氣隨三陰三陽之氣而行也其行也以息往來者人一呼一吸脉行六寸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十丈為一周也帝問氣之過于寸口上十焉息者乃榮氣衛氣宗氣盡走于息道而變見于寸口也下八焉伏者謂流溢於中之榮血下伏於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按本經榮氣篇曰榮氣之道内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夫帝言下伏之榮血有八是精專而行于經隧之營止二分矣夫榮氣行于脉中衛氣行于脉外宗氣兩行榮衛之道此經脉外内之氣相為和平而有形之榮血分行于外内亦相為勻等者也夫衛脉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此下伏于胞中之血半隨衝脉而行于脉内半隨衝脉而散于皮膚又足陽明之脉與衝脉于臍左右之動脉而出于腹氣之街衝脉與少陰之大絡循陰股而下出于經氣之街夫精專者二分行于經隧隨衝脉者二分出于氣街是經脉外内之氣血相為勻等矣皮膚之氣血從指井而溜注于榮俞脉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于膚表從道往還莫知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藏卒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藏之氣至于手太陰而變見于寸口者應手而動若弓弩之發弦上于魚際則動氣衰而無動脉矣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于手陽明太陽之經故其脉上魚而其行微緩也此言五藏之氣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常營無已終而復始環轉之無端也

【馬註】此因帝問肺腎胃經之脉獨動不休而先以肺言之也手足經脉共有十二惟手太陰肺經足少陰腎經足陽明胃經其脉獨動不休即如肺之太淵腎之太谿胃之衝陽識動之不休也他經之脉行之甚微似有所休故問耳伯乃以肺經言之蓋肺脉雖行于肺而實始之于胃是必明之于胃脉而後可以知肺脉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受水穀之氣以生精微之氣其積于上焦者名曰宗氣▲又名大氣▼其由中焦以降于下焦而生者名曰榮氣所謂清者為榮是也故此篇遂名之曰清氣出下焦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者名曰衛氣所謂濁者為衛是也故下節名曰悍氣是清氣隨宗氣以行于經脉之中始從中焦注于肺從太陰經而行之由是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少陽三焦經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又自肝經以行于肺經其行也以息往來蓋一呼一吸總為一息惟其一呼脉乃再動一吸脉亦再動一呼一吸脉乃四動閏以太息脉乃五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良由寸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大淵穴十二經脉必會于此此脉之所動而不休也然脉之過于寸口也上之從息而行者可擬十分下之伏于藏内者可擬八分但不知其何道而來何道而還因有抵極帝之所以復問也▲大義見本經經脉篇本帝所言而此又

十二藏肝之本標出于頭氣胸氣之街

問者豈明而欲復明耶柳亦此問在經脈篇前耶▼伯言脈氣之離于各藏也如矢之離于弓弩如水之下于岸矢發則往水下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肺經矣又從肺經而行之一晝一夜共五十度但其上魚之際十馬在息下魚之後八馬伏藏故上魚既已則氣似反衰及其餘氣衰散既已則又逆而上之于魚是以各經上魚之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為百脈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經之所可同也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馬註 顑玉篇海篇音坎皆釋云饑黃起行今日出顑及本經癲狂等篇皆有顑痛此必有定所疑是顑頷通用當讀顑為頷

張註 此言陽明之氣盛而獨動不休者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又曰兩火合并故為陽明是陽明主燥金之氣而又有悍熱之火氣也胃氣上注于肺者胃府所生之榮氣宗氣上注于肺而行于經絡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其悍熱之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此陽明之火氣上走空竅行于皮膚之氣分而下合于陽明之脈中并下人迎此胃府所生之悍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謂在上之人迎在下之衝陽其動之相應也故陽病而陽脈小陰脈大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陽脈小者為逆故陰陽上下靜則俱靜動則俱動若引繩墨如相傾而不相應者則為病矣按上章曰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氣在腹者止於背腧與衝脈于臍之左右動脈間夫足陽明之脈其支者下人迎入缺盆從缺盆下乳內廉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下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循股外廉至足跗上夫胃之悍氣合陽明之脈而下人迎挾臍入氣街中則與衝脈相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其下行而出于足跗者動于衝陽而上與人迎之相應也

馬註 此言胃脈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榮氣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衛氣受氣于上焦為純陽之氣慓悍滑利天明目張則上衝于頭循內咽喉上走空竅循于眼系以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歷攢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等穴入絡于腦復出于頷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循胃經之牙車▲一名機關一名曲牙耳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開口有空今牙車當是頰車▼合于陽明之經隧并下胃經之人迎▲一名五會頸大脈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仰而取之以候五藏氣▼此雖衛氣所生實內之胃氣出而別走于陽明之經隧者也故其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脈宜洪大其胃脈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脈也人有陰病脈宜沉細其胃脈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脈也故

邪斜同

陽氣亦下出于五指此後天所生之陽氣也

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此胃脉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行即胃氣以為之主耳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股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脉之常動者也。

張註 此言流溢于中之血氣一從衝脉與足少陰之大絡而下出于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者血氣出于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斜入膕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之支絡別走于踝跗上入大指之間而散于十指之絡是以陽明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于先天之水火藏于腎藏出于下而升于上也夫衝氣者陽明所生之氣也上節論衝氣之別走陽明合于人迎是從膺胸臍腹而下至跗上如左右之動脉與衝脉會于臍間則陽明之血氣隨衝脉而出于腹氣之街矣此節論衝脉與少陰出于脛氣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榮衛之行從本而入從標而出上下相貫如環無端其腹氣之街脛氣之街乃別出陽明少陽之血氣不在十二經脉本標之內故必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輸焉

馬註 此言腎脉動之不休也脉有奇經者八其衝脉者為十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即氣衝歸來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鼠鼷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復循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膕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屬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腎脉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脉之動不休者以榮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脉朝于肺也胃脉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脉動之不休者以衝脉與腎脉並行而行之不已也此其所以異于諸經也歟

黃帝曰。榮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張註 此申明經脉之血氣從四街而出行于脉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末而入行于脉中上下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四末者四肢之杪末手足之指井也其脉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輸陰陽之道者血氣從

榮血行於脈中止榮督脈而無任脈蹻脈

此所行之道路也相輸之會氣從合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四末而溜于脈中輸行于經而與脈中之血氣相會入于肘膝之間而氣脈中之血氣相合故曰四末解則氣從合蓋假風寒之邪以明四末乃陰陽之會氣從此而所入也大絡也如因邪氣所阻則手足懈惰而道路不通氣何由而環轉如四末和解則氣血輸會于脈中而遂轉于氣街矣夫經脈者內連于藏府外絡于形身外內出入常營無已絡脈者乃經脈之支別如江河之支流至稍杪而有盡也四街者氣之經路也故絡絕則經通手足十二經之本標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陽明所藏之血氣復出于腹氣之街少陰所藏之血氣復出于脛氣之街此經脈中之血氣復從絡脈之盡處出于氣街而行于皮膚分肉之外也此榮衛之行于皮膚經脈之外內上下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王子方曰本經云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又曰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精氣之榮于經者為榮氣今復言榮衛之行環轉于經脈之外內豈經義自相矛盾歟曰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時之晦明天道右旋地道左轉天運于地之外交相逆順而行應榮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外內清濁之不相干也然天氣運行于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有四時之寒暑往來生長收藏此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升降外內出入有分有合環轉無端是以榮衛之行環轉于皮膚經脈之外內者應天地之氣交也夫所謂榮行脈中者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一脈流通終而復始此榮血之行于脈中也又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于脈中者循手足之十二經脈及陰蹻陽蹻任脈督脈合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晝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應呼吸漏下者此榮氣之行于脈中也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榮氣衛氣各走其道清濁外內之不相干也若夫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脈皆從指井所出而榮于五藏之二十五腧六府之三十六腧夫指井離爪甲如韭許乃血肉筋骨之盡處血氣皆從何來而曰所出為井耶蓋受皮膚之氣血從此而溜注于脈中十二經脈之血氣始從此而生出故曰所出為井所溜為營所注為輸所行為經也充膚熱肉之氣血婦隨夫唱相將而行同溜于經脈之中故曰榮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夫宗氣半行于脈中半行于脈外榮血半營于經隧半營于皮膚榮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猶兩儀四象之定體血氣貫通于外內應天地之氣交一息不運則生化滅矣夫皮膚氣分為陽經脈血分為陰陽走陽而陰走陰此陰陽之相離也陰出于陽陽入于陰此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道有離而有合也若行于陽者止行于陽行于陰者止行于陰無外內出入之神機而生化亦滅矣陰陽之輿會心者明之○余伯榮曰五亂脹論言衛氣亂脈是謂大悗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若衛氣行于脈內豈非亂脈乎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謂脈內之血氣順行而脈外之氣血逆轉行有逆順乃得天地之和衛氣亂脈者謂衛氣順脈而行也若夫環轉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正所謂交相順逆而行又何亂之有

馬註 此言榮衛之行相輸如環非邪氣大寒之所能失也帝問榮氣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而終于足厥陰衛氣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始于足太陽而終于足太陰陰陽諸經相貫而行如環無端但卒然遇邪氣大寒則手足懈惰其脈氣所行陰陽之道輸運之會宜乎其相失也則榮氣何由而遂復欲始于手太陰以終于足厥陰衛氣亦何由而遂復欲始于足太陽以終于足太陰者難矣伯言四

肢為末▲如謂末才為末▼乃陰陽諸經所會而謂榮衛二氣之大絡也四街者即本經衛氣篇之所謂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者是也此四街為榮衛二氣之徑路故大絡雖或阻絕而經路則自相通彼逢邪氣大寒之時手足固當懈惰及懈惰已畢而少解則二氣復從而合相輸如環尚何相失之有哉

五味論篇六十三

馬註 內論五味各有所走故名

悗悶同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張註 任谷菴曰按五運行大論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是五藏本于五味之所生而生外合之筋骨血肉也是以五味入口而各有所走夫心主血腎主骨苦乃火之味鹹乃水之味苦走骨而鹹走血者陰陽水火之交濟也肺主氣故辛走氣

馬註 此帝即五味各有所走而多食各有所病者問之也癃小便不通也洞心者心內空也悗心者心內悶也

少俞答曰酸入於胃其氣澁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馬註 宣明五氣篇云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張註 任氏曰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是發散涌泄之中而又有收散緩急之性矣上焦開發宣五穀味中焦出氣如霧以行水穀之津酸氣收濇故弗能出于上之兩焦不出則留于胃而溜于下焦注于膀胱矣膀胱為脬之室脬居于中故膀胱之體質脆薄以懦得酸則易于縮綣縮則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為癃閉陰者前陰積筋者宗筋也宗筋者筋之主也酸入于宗筋故走筋也按經筋章云足厥陰之筋上循陰股結于陰器絡諸筋其病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于內則不起傷于寒則陰縮入傷于熱則縱挺不收是

足厥陰肝經主宗筋而外合于通體之筋

馬註此荅言酸之多食令人癃也蓋酸之氣味澁滯而收斂既入于胃之中脘則上而焦即上中二焦也▲凡篇內言三焦者俱榮衛生會篇之三焦非後三焦▼其氣味弗邉能出入乃留于胃中久則胃中和溫而下注膀胱膀胱為胞之室胞在其中其體薄其氣懦得此酸味則縮而且綣所以約而不通水道不行而為癃也至于外而為陰器者乃一身之筋于此而終彼肝既主筋又主于酸故酸入則走筋其陰器亦有所約而小便不利矣豈特膀胱之在內者為然哉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馬註又見宣明五氣論

張註任氏曰中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為血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者鹹性之上涌也注于脉則走于血氣矣血者中焦之汁奉心神而化赤鹹乃寒水之味故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燥結而胃中之汁以滋之胃中燥結則咽路焦枯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路鹹氣上走于中焦故走血王子曰胃府水穀之精汁化而為赤榮于脉中人一呼一吸脉行六寸者血氣之流行也呼吸不已血氣之行無少停息故血凝則胃中之汁注之以資其流行

馬註此言多食鹹之令人渴也蓋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于中焦人之為脉必由中焦而始今鹹走中焦則必注于脉脉行而血氣隨之以走惟血與鹹味相得則凝▲世俗宰牲加鹽以凝血者為此▼凝則血燥而胃中之汁注以潤之由是胃中之汁竭竭則咽路枯焦故舌根乾而善渴也血脉為中焦之路故鹹入而走于血耳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榮諸陽者也。薑韭之氣熏之。榮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

馬註宣明五氣篇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

張註任氏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辛走氣故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中焦之氣而榮諸表陽者也夫榮衛之氣生于中焦皆從上而出故薑韭之氣上熏則榮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則為洞心辛與上焦之氣俱行于表陽則開發皮腠而汗出○俞伯榮曰辛氣留于心下而上熏則為洞心與氣俱行則與汗共并而出蓋汗乃中焦水穀之液也○王子方曰論五味而曰氣者

蠱作蟲

味之性也

【馬註】此言多食辛者令人洞心也蓋辛入于胃其氣必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運諸陽者也故辛味既走于上焦則不得不走于氣耳即如薑韭者氣味之辛者也榮氣由中焦而生必上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由下焦而生亦必出而行于分肉之間所以不時受此辛味之氣也惟此薑韭之氣久留心下則物在心下而氣薰于上焦上焦氣轉心內似空故多食心者必洞心也且此辛氣與心中之氣相得而俱行辛入則汗必出汗之出者以氣之出也其心安得而不洞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馬註】宣明五氣篇云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張註】任谷菴曰炎上作苦君主之味也故五穀之氣皆不能勝之苦性下泄故入于下脘三焦者少陽相火也苦性寒故三焦之道皆閉塞不通三焦不通則入胃之水穀不得通調布散故變而為嘔也夫腎主骨腎為寒水之藏苦性寒故走骨同氣相感也然苦乃火味故入于下而復出于上以其性下泄而下涌也○余伯榮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標陽而本寒也炎上作苦而苦寒下泄此少陰之味也故能從本從標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是以味合五行氣合三陰三陽之六氣

【馬註】此言多食苦者令人嘔也蓋苦入于胃而胃中五穀之氣皆不能勝此苦味故苦入下脘則上中下焦之氣皆閉而不通遂使五穀在胃者氣味不和所以變而為嘔也況齒者乃骨之所終故苦入則走骨走骨則走齒今入而復出者即從齒出也此可以知苦之必走骨矣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蠱動蠱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于肉故甘走肉【馬註】宣明五氣篇云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張註】任谷菴曰稼穡作甘坤土之味也坤德柔順故其氣弱小太陰濕土主氣故令人柔潤柔者土之性潤乃濕之氣也夫蟲乃陰類胃秉陽明燥熱之氣若胃柔而緩則蟲動而上入于胃矣蟲上食故令人悗心土氣外主于肌肉故甘走肉○馬玄臺曰蠱當作蟲

【馬註】此言多食甘者令人悗心也蓋甘入于胃則甘本屬土其性主柔故甘味之氣最弱而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五穀留于中脘所以胃氣亦柔潤也胃柔則氣緩氣緩則蟲因味甘食在而動蟲動則心自

悶耳。且所謂甘走肉者，甘既屬土，土主于肉，肉在于外，甘味之氣必走而聚之也。肉與外不相通，其心安得而不悶乎。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馬註】內有陰陽二十五人之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行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

【張註】仇汝霖曰：天地之間，不離乎五者。天有五色、五氣、五時、五音，地有五方、五行、五運、五味也。五運行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在藏為肝，在體為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在藏為心，在體為脉。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在藏為脾，在體為肉。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在藏為肺，在體為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在藏為腎，在體為骨。風寒熱濕燥，天之五氣也；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在天成氣，在地成形，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之形體，秉在地五行之所生，然本于天之五氣，是以形合五行，而氣合五色五音也。五陰而合五陽者，在地之陰，而合天之陽也。五五二十五者，合天之數也。陰陽之人不與者，通天論之所謂少陰太陽少陽太陽之人也。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不合五行全備之人也。夫三陰三陽者，天之陰陽也；五人之形者，地之所成也。是以此章論形合五行，而上應天之五氣；下章論陰陽之人，應天氣之所生，故篇名通天論。

【馬註】此帝述伯高之言，以問五行之人，而岐伯遂舉其端以言之也。帝以天地之道曰陰與陽，而人身應之，故嘗以人之為陰為陽者問之于伯高。彼謂天地之間，太極分為陰陽，陰陽分為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所以天地人之理，舉不外乎五行，而人身與之相應。五行之中，各有其五，即如屬木者為主，而木分左之上下、右之上下，則為五矣。五行各五，計有二十五人之式，而彼陰陽和平之人不與也。大凡五行各有體態，衆人不能相合，但其形之所以異，血氣之所以生別，而欲由外知內，此伯高之所未及，而帝之所以復問也。伯言先立五形，有金木水火土之異，而別其五色，異其五等，則二十五等之人可知矣。

與去聲　別去聲

素問有金匱真言論，其匱不從本義，蓋同也。書經蔡註釋金縢，亦以為金縢之匱。

別去聲

卒如字

盡也

蒼黅丹素玄，天之氣色也。

青黃赤白黑，五行之色也。

能音耐下同禮禮運聖以耐以天下為一家其耐讀為能古蓋能耐通

用一曰少角一曰右角釱音太猶杭之俗人語大為惰判義同半

枝葉應上根幹應下

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于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釱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

張註 馬仲化曰。木主東方。其音角。其色蒼。故木形之人。當比之上角。似于上天之蒼帝。色蒼者木之色蒼也。頭小者。木之巔小也。面長者木之體長也。肩背大者木之枝葉繁生。其近肩之所濶大也。身直者木之體直也。小手足者。木之枝細。而根之分生者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好有材者。木隨用而可成材也。力少者木易動搖也。內多憂而外勞于事者。木不能靜也。耐春夏者木春生而夏長也。不耐秋冬者。木至秋冬而彫落也。故感而病生焉。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厥陰風木主氣。佗佗美也。如木之美材也。比量也和也。夫五音主五運之化氣。三陽應六氣之司天。五音之合于三陽者。應歲運之干支相合也。足厥陰與足少陽相合。以一陰而合左右太少之四陽者。應地居天之中。而天運于上下左右也。大謂之釱。即太角也。太角之人。比于左右少陽。釱角之人。比于左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推推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少陽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也。遺遺謙下之態。如枝葉之下垂也。推推上進之態。如枝葉之上達也。半謂之判。即小角也。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栝栝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也。隨隨從順之態。如木體之委曲也。栝栝正直之態。如木體之挺直也。○仇汝霖曰。左右手足。即陰陽繫日月論之手合十干。足合十二支也。

馬註 此言木形人有五有全偏之分也。▲自木形之人。對下四者則曰全。若較本經通天篇所謂陰陽和平之人。則是陰陽合德之聖人。此又非其所較也。覩火形之不壽暴死。水形之欺紿戮死。可知其為偏矣。下四形倣此。▼木形之人。木氣之全者也。下文四者則偏矣。木主東方。其音角。其色蒼。故木形之人。當比之上角。似于上天之蒼帝。色蒼者木之色蒼也。頭小者木之巔小也。面長者木之體長也。肩背大者木之枝葉繁生。其近肩之所濶大也。身直者木之體直也。小手足者木之枝細。而根之分生者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好有才者。木隨用而可以成材也。力少者木必易搖也。言多憂而外勞于事者。木不能靜也。耐春夏者。木以春夏適當盛也。不耐秋冬者。木以秋冬而彫落也。此自其時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則病易生。肝經屬足厥陰為根幹。故足厥陰經之分肉形體佗佗然。有安重之義。▲按詩經國風與偕老篇云。委委佗佗。朱註云。雍容自得之貌。▼此以臟言主也全也。下以腑言用也偏也。蓋足少陽胆經與足厥陰肝經為表裏。此以上文言音之全。故曰上角。下言太角少角釱角判角。乃陰陽之生。為太少四象也。足少陽者胆經之分肉腑脉也。故有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髯髮也。此足少陽之上者。正指胆經之脉。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其曰左足

徵去聲 䏢音引 去聲一曰太徵 慆音滔詩經東山篇有慆慆不歸註朱以慆慆為久意今此言之滔滔固無為宜 一曰熊熊然 一曰質徵

少陽之上者。蓋太角為左之上耳。下文以判角為左足少陽之下。則又以左之上下而分之也。比者擬議之謂。蓋以人而擬角。故謂之曰比。曰遺遺然者。如有所遺失然。行之不驟而馴也。之少角之人者。以右比左。故謂之少。後言足少陽之下。血氣壯盛。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厚而強。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俱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等語。則此足少陽之下者。正指膽經之內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夫在上則曰鬚髯髮。在下則曰脛胻毛踝。此上下之所由辨也。隨隨然者。言相隨以行而亦有安重之義也。鈦角者。即少角也。右生者也。一本謂之右角者是也。推推然者。比之隨隨然者。似有向前之義耳。判角者。太角之下也。左足少陽之下。即膽之經脉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括括然者。言其體有度也。

火形之人。比于上徵。似于赤帝。其為人赤色。廣䏢。脫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質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

張註 火主南方。其音徵。其色赤。故火形之人。似于上天之赤帝。色赤者。人之色赤也。䏢。脊肉也。廣䏢者。火之中勢熾而大也。面銳頭小者。火之炎上者銳且小也。好肩背髀腹者。火之自下而上。光明美好也。手足小者。火之旁及者。其勢小也。行安地者。火從地而起也。疾心者。火勢猛也。行搖者。火之動象也。肩背肉滿者。即䏢廣也。有氣者。火有氣勢也。此自其體而言耳。輕財者。火性易發而不聚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通明而旁燭也。好顏者。火色光明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壽暴死者。火性不久也。此自其性而言耳。耐春夏者。木火相生之時。不耐秋冬者。火畏涼寒也。故秋冬感而病生焉。手少陰君火主氣。核核。真實之義。如火之神明正直也。手少陰與手太陽相合。質者。火之形質也。質徵即太徵。質判即少徵也。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鮫鮫然者。下文之所謂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也。肌肌然者。肉之充滿也。鮫鮫者。性之踊躍也。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質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支支然者。下文之所謂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也。慆慆。喜悅之態。支支頤頤。上下之相應也。

馬註 此言火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火主南方。其音徵。其色赤。故火形之人。似于上天之赤帝。色赤者。火之色赤也。䏢者。脊肉也。廣䏢者。火之中勢熾而廣大也。面銳頭小者。火之炎上者。必銳且小也。好肩背髀腹者。火之自上而上。漸大而狹。故謂之好也。手足小者。火之旁及者。勢小也。行安地者。火必着地而起也。疾心者。火勢猛也。行搖肩者。火之勢搖也。背肉滿者。即廣䏢之義也。有氣者。火有氣勢也。此自其體而言

稱好皆去聲

加宮比于山陵高阜

耳。輕財者，火性義發而不聚也。少信者，火性不常也。多慮而見事明者，火性明通而旁燭也。好顏者，火色光明也。急心者，火性急也。不壽暴死者，火勢不久也。耐春夏者，火令行于暑時也。不耐秋冬者，火畏水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秋冬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手少陰心經屬火，其經脉穴道之行于分部者，若核核然有真實之義。下文言手太陽小腸經者，以心與小腸為表裏耳。質徵之人者，一本之所謂太徵之人者是也。後有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上，即指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肌肌然者，此經分部有肌肉充滿之義也。少徵之人者，生為太徵，而此當為少徵也。後有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等語，則此手太陽之下，即小腸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慆慆者，饒治之義也。右徵之人者，以其居右之上也。鮫鮫者，踴躍之義也。質判之人者，以其居質徵之下，故曰質判。判亦半之義也。支支者，支持之義。頤頤者，垂下之義也。

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

【張註】中央主土，其音宮，其色黃，故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以別于本帝也。色黃者，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高阜也。肩背美者，土之體厚也。腹大者，土之潤充也。股脛美者，充于四體也。小手足者，土溉四旁，至四末而土氣漸微也。多肉者，土生肉也。上下相稱也，土豐滿也。行安重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心者，土性靜也。好利人者，土以生物為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藏垢納污，不棄賤趨貴也。耐秋冬者，土得令也。不耐春夏者，受木尅而土稟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太陰濕土主氣，敦敦然者，有敦厚之道也。太陰與足陽明相合，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樞樞然者，下文之所謂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也。婉婉，和順之態，土之德也。樞樞如樞轉之持重，土之體也。加宮，土之加厚，比上宮也。加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左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兀兀然者，下文之所謂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也。坎坎然者，行地之或安或浮，如山路之不平也。兀兀，不動貌，如平陸之安夷也。○仇汝霖曰：東南為左，西北為右，天闕西北，地陷東南，加宮者，右宮也。蓋西北之地高厚而多山岳，故曰加宮。

【馬註】此言土形之人，有全備之分也。中央主土，其音宮，其色黃，故土形之人，比于上宮，似于上古之黃帝。曰上古者，以別于本帝也。色黃者，土之色黃也。面圓者，土之體圓也。頭大者，土之體平也。肩背美者，土之

體厚也。腹大者，土之體潤大也。股脛美者，土之體肥也。小手足者，土本大亦可以小也。多肉者，土主肉也。上下相稱者，土自上而下，其體如一也。行安地者，土體安重也。舉足浮者，土揚之則浮也。此自其體而言耳。安心者，土不輕動也。好利人者，土以生物為德也。不喜權勢，善附人者，土能容垢納污，不棄賤趨貴也。耐秋冬者，土喜滋潤也。不耐春夏者，土畏亢燥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足太陰者，脾經也。其經脉穴道所行之分部，皆敦敦然有敦重之義，猶素問五常政大論篇之所謂敦阜也。下文言足陽明胃經者，以脾與胃為表裏耳。　太宮之人者，居左之上，當為太宮也。後有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上，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婉婉者，有委曲之義也。　加宮者，居左太宮之下也。後有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等語，則此足陽明之下，乃胃經之脉。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下體者是也。坎坎者，亦持重之義也。　少宮居于右，故曰少樞。樞者，有拘守之義也。　左宮之人，當為右宮之人。兀兀者，獨立不搖之義也。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釱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

張注　西方主金，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上天之白帝。面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頭腹肩背俱小者，金質收斂而不浮大也。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者，金體堅剛而骨勝也。身清廉者，金之體冷而廉潔，不受污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靜悍者，金質靜而性鋭利也。善為吏者，有斧斷之才也。秋冬者，金水相生之時。不能春夏者，受木火之制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此自其性而言耳。手太陰燥金主氣，敦敦然者，如金體之敦重也。手太陰與手陽明相合。釱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監監然者，下文之所謂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也。廉廉，如金之潔而不污；監監，如金之鑒而明察也。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嚴嚴然者，下文之所謂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也。脫脫，如金之堅白涅而不緇；嚴嚴，如金之整肅也。○兆汝霖曰：五行五音上應五星，故曰似于蒼帝者，上應歲星也；似于白帝者，上應太白也。

馬注　此言金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西方主金，其音商，其色白，故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上天之白帝。面方者，金之體方也。色白者，金之色白也。曰頭、曰肩背、曰腹俱小者，金體沉重而不浮大也。手足小，如骨

動手足搖應桎之為人

太陽之下衆之為人太陽之上桎之為人

發踵外者，金之旁生者，必小而其足跟之外，如另有小骨發于踵外也。骨輕者，金無骨，故其骨則輕也。身清廉者，金之體冷而廉靜，不染他污也。此自其體而言耳。急心者，金性至急也。靜悍者，金之性不動則靜，動之則悍也。善為吏者，金主肅殺而有威也。耐秋冬者，金令王于寒冷之候也。不耐春夏者，金畏火也。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此自其性而言耳。手太陰肺經屬心，凡其經脉穴道所行之分部，當敦敦然有敦重之義也。▲足手太陰皆曰敦敦然▼下文言手陽明大腸經者，以肺與大腸為表裏耳。釱商之人上大以釱角屬右，則此當云大商之人也。後有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上，凡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廉廉然者，有稜角之義也。右商之人疑是左商之人也。後有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等語，則此手陽明之下，乃大腸經之經脉穴道行于下體者是也。脱脱然者，無累之義也。左商之人，當是右商之人也。監監然者，有所制也。嚴嚴然者，不敢肆也。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頰頰然。少羽之上。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為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桎之為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

【張註】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乎上天之黑帝。色黑者，水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面有波也。頭大者，水面平濶也。頤乃腎之部，廉頤者，如水之清濂也。小肩大腹者，水體之在下也。動手足者，水流于四旁也。發身搖者，水動而不靜也。下尻長者，足太陽之部，如水之長也。背主督脉，背延延然，太陽之水上通于天也。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人不敬畏，而善欺紿人也。戮死者，多因戮力勞傷而死，蓋水質柔弱而不宜過勞也。秋冬者，金水相生之時。春時木洩水氣，夏時火熯水涸也，故春夏感而病生焉。足少陰寒水主氣，汗汗然者，卑下之態，如川澤之納污也。足少陰與足太陽相合，大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桎之為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安安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也。頰，俠輔也。頰頰然者，謂太陽在上，如有俠輔而尊貴也。安安然者，安然而不動也。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衆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潔潔然者，下文之所謂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也。紆紆，紆洄之態，如水之洄旋也。潔潔，如水之清潔也。曰衆之為人者，謂居海濱平陸之大衆，如水之在下，而形體清潔也。桎之為人者，謂居崗陵山谷之人民，如山之在上，安然而不動也。蓋水性動而不靜，故水形之人動手足，發行搖身，如居于高陵山谷之中，受加宮之所勝制，則手足如桎梏而安然不動矣。蓋言五形之人，有居海濱傍水者，有居山陵高阜者，有居平原污下者，五方雜處之不同也。又如釱角之人，居于東方，質徵之人，生于南土，則木火之性更偏甚矣。如少商之人，居于南土，少羽之人，

處于加宮之山陵高阜。又各有所謂制矣。蓋人之五形本于五方。五行之所生。故各因其所居之處。而又有生制之甚衰。故以此義申明于五形之末云。○馬仲化曰。桎者受桎梏之人。受水形之人為戮死耶。○仇汝霖曰。按疏屬之山有神馬名曰二負。桎其手足。抑以山居之人。以比山之神歟。○倪仲宣曰。不曰左羽右羽而曰衆之為人桎之為人。此即以衆桎而為左右也。東南為左而地土卑下。西方為右而土阜山高。○倪仲玉曰。水形之人。豈應桎梏而戮死耶。經義淵微。聖辭古樸。非覃思精粹。不易疏也。

馬註　此言水形之人。有全偏之分也。北方主水。其音羽。其色黑。故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上天之黑色。黑者水之色黑也。面不平者。水上有波也。頭大者。水面不鋭也。頤廉有角者。水流四達也。肩小者。水也自高而濕下者其高處不大也。腹大者。水之腹大而善藏物也。手足動及發行必搖身者。水流而達也。下尻長者。水流必長也。皆延延然者。亦長意也。此自其體而言耳。不敬畏者。水決而不可遏也。善欺紿者。水性不寔也。戮死者。水滅體消也。耐秋冬者。水以秋冬不虧也。不耐春夏者。水以火而沸也。此自其性而言耳。故春夏有感于邪則病易生。足少陰腎經屬水。故其經脉分部皆汗汗然皆有所依着也。下文言足太陽膀胱經者。以腎與膀胱為表裏耳。　太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者。當為左足太陽也。後宥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上者。凡膀胱經經脉穴道之行于上體者是也。頰頰然者。其盈滿如兩頰也。　小羽者。少羽也。比于左足太陽。後有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腫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腫下痛等語。則此足太陽之下。凡膀胱經經脉穴道之行於下體者是也。紆紆然者。有周旋之義也。　衆之為人。桎之為人。未詳意。水形之人為戮死。則此曰衆者。常人也。曰桎者。受桎梏之人也。潔潔然者。獨行之義也。安安然者。自如之義也。

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

張註　仇汝霖曰。言此五行之人。二十五變者。乃衆人中之所以相偏欺者也。衆人者。謂平常之人。得五行五音之全者也。○倪仲宣曰。相衍以五行中具一形者。乃富貴之人。若五行混雜者。平常之人也。故曰衆人。謂平常之大衆也。故下文曰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謂木形之人。其色蒼。火形之人。其色赤。此偏欺之人也。

馬註　此總結上文五行之人。有二十五等之異者。乃衆人之難辨而易欺者也。

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上下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

瘃音祝 釋文云手足中寒瘡也 吻音刎 悴瘁同

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生失則憂矣當此之事無為姦事是謂年忌

張注 仇汝霖曰形勝色者如大角之人其色黃色勝形者如太宮之人其色青也夫形者五行之體也色者五行之氣也形氣相得感天地之生成故主富貴大樂下上之人者謂左右太少之上下合手足三陽之人而三陰之人不與焉年加者始于七歲每加九年乃形色不相得者之所大忌也夫七歲者少陽也加九年乃十六歲再加九年乃二十五歲蓋以手足三陽之人始于七歲之少陽再加窮九之老陽亢極而有悔矣凡此相加之年皆為斯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如感之則病行有所疎失失則憂矣倪仲宣曰五行合手足之三陰故雖逢陰九不以為忌若變而為太少左右者此手足之三陽故為大忌也

馬注 此言形色貴于相得或有相勝者而復加年忌則輕者病而重者憂也上文言五行之形則已得其形也但形與色必有相得若得其形而猶未得其色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人有形勝色者如木形人而黃色現也有色勝形者如木形人而白色現也但此等之人不以本形之本色相見而有他色來見至其形色相勝之時值有年忌相加則感之而病行倘有疎失則甚可憂矣如得本形本色相得者其年當富貴大樂也帝又以形色相勝之時年忌相加者為問伯言凡所謂年忌者乃各經上下之人大忌其常加也如大角之人比于左足太陽之上判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之下是屬木之人也遇下文所值之年而其色青是謂形色相得有富貴大樂其色黃者是謂形勝色其色白者是謂色勝形而復有年忌相加此感則病行而失則可憂也年忌何如大凡人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乃十六歲再加十歲乃二十五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蓋九為老陽而陽極必變故此皆為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其分也當此各年之時毋為姦淫之事猶可自免否則形色不相得而相勝值此年忌加之斯感則病行而失則憂矣

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瘁善痿厥足痹

肵骭同

通髯美者俗名連鬢鬍也

張註以下八節申明形者乃皮脈肉筋骨然藉皮肉經脈之血氣以生養此形而有上下盛衰之不同也夫生長鬚毛者乃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血氣然手足三陽之氣血各因本經之經脈所循之處而各分皮部故帝問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蓋以各經脈絡所循之上下候之以知形中之氣血也形者謂皮肉筋骨也足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環唇下交承漿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髯美而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氣少血多則髯少氣血皆少則無髯蓋血盛則澹滲皮膚而生毫毛氣者所以薰膚充身澤毛者也是以在上之鬚眉在下之毫毛皆藉皮膚之氣血以生長故氣少則髯少血少則髯短血氣皆少則無髯矣血氣少而不能充皮膚肥腠理故兩吻多畫蓋肌肉不得充滿而多瘦紋也足陽明之脈其下行者循膺胸下臍腹從膝臏而至足跗故在下皮膚之血氣盛則下毛美而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血氣皆少則無毛雖有亦稀而枯瘁也足指少肉足善寒者氣之所以熏膚充身澤毛者也瘃者手足寒冷之凍瘡血少則肉而善瘃者血之所以温膚熱肉者也痿厥足痹者血氣少而不能榮養筋骨也此言二十五人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然皮肉筋骨之間又藉血氣之所資益而有上下盛衰之不同也

張註此言足陽明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陽明者胃也凡經脈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巨窌穴挾鼻旁地倉穴挾口吻皆謂之上而髯之所生者也▲上唇之所生者為髯▼故血氣皆盛則髯美且長如血少氣多則髯雖有而必短若氣少血多則髯雖有而必少至于血氣皆少則其髯全無止兩吻多畫耳吻者口旁也足陽明之下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歸來穴在水道之下氣衝穴在髀𩩲之上乃下毛之所生也故血氣皆盛則下毛必美而且長至胸亦有之如血多氣少則下毛雖美而必短僅生至于臍耳且行則舉足必高其足指少肉且多冷而不温若血少氣多則其分肉善生寒瘡至于血氣皆少則下毛全無雖或有之亦稀少枯瘁而善成痿厥痹之三證也

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感于寒濕則善痹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

張註足少陽之經脈其上行者循于耳之前後加頰車下頸項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蓋鬚髮乃血之餘是以血多氣少雖短而亦美也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為痹爪者筋之餘血氣皆少不能榮養筋骨以致寒濕之邪留痹而為骨痛爪枯也其經脈之下行者循膝外廉曰輔骨之前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是以在下皮膚分肉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則皮堅而厚血少則皮薄而軟蓋血之所以澹滲于皮膚者也

少理當作小理

血氣和則美色照應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

馬註此言足少陽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少陽者膽經也足少陽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者如風池腦空正靈之類皆行于耳後者今曰通髯有關于膽經則所謂通髯者乃連鬢而生者也其氣脈本相貫耳故氣血盛則通髯美而且長血多氣少則通髯雖美而短若血少氣多則雖有鬢而少至于血氣皆少則其鬢全無▲下唇所生者為鬚但少陽所生止可言髯而此曰鬚者疑誤也▼而感于寒濕則善成痺病其骨必痛而爪必枯也足少陽之下如陽陵泉以至下之絕骨者是也故血氣盛則足脛之毛美而且長外踝必肥蓋膽經之脈行于外踝也若血多氣少則足脛之毛美而必短其外踝之皮必堅而厚若血少氣多則足胻之毛必少其外踝之皮薄而且輭至于血氣皆少則脛胻必皆無毛其外踝亦瘦而無肉也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踵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

張註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循兩眉而上額交巔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而眉有毫毛也夫充膚熱肉生鬚毛之血氣乃後天水穀之所生在上之髭鬚在下之長毛皆生于有生之後眉乃先天所生故美眉者眉得血氣之潤澤而美也毫毛者眉中之長毛因血氣盛而生長亦後天之所生也惡眉者無華彩而枯瘁也面多少理者多細小之紋理蓋氣少而不能充潤皮膚也血少氣多則面多肉氣之所以肥腠理也內經云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平脈篇曰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血氣和者謂經脈皮膚之血氣和調則顏色鮮美也蓋五藏六府之俞皆出于太陽之經太陽為諸陽主脈也轉筋踵下痛者血氣少而不能榮養筋骨也

馬註此言足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足太陽者膀胱經也足太陽之上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上體者如睛明攢竹乃眉之所生也故血氣盛則其眉必美且有毫毛若血多氣少則其眉雖有而必惡其面少紋理若血少氣多則面肉必多若血氣和則面色必美也足太陽之下凡經脈穴道之行于下體者如崑崙僕參皆在于下跟者也故血氣盛則足跟之肉必滿而其踵必堅若氣少血多則跟必瘦而無肉則空至于血氣皆少則常有轉筋之疾而踵下必多痛也

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

張註手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交人中上挾鼻孔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髭美惡者稀而枯瘁也其經脈之下行者循臑臂上入兩筋之間循合谷故血氣盛則腋下毛美而手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手瘦以

寒也○仇汝霖曰手陽明之脈出合谷兩骨之間手魚肉乃手太陰之部分陽明之血氣盛而手魚肉以溫者藏府之血氣互相交通者也

馬註 此言手陽明之體有上下而血氣多少必見于外形也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陽明之上如禾髎穴在鼻孔之下迎香穴在水溝之旁皆穴道之行于上而髭之所生者也▲承漿穴以下所生者為鬚▼故血氣盛則其髭必美若血少氣多則有髭必惡若血氣皆少則其髭全無矣手陽明之下如肩髃臂臑近于腕合三間二間商陽行于指故血氣盛則腋下之毛必美其手魚際之肉必溫若氣血皆少則其手必瘦而冷也

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

張註 手少陽之脈其上行者出走耳前交頰上至目銳眥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眉美以長長者即生毫毛之意也其下行者從肩髃肘臂而上出于手腕故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則手少陽之血氣循手表腕盛則皮緩肉淖故善于捲握也多脈者皮肉瘦而脈絡多外見也○仇汝霖曰陽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是以氣少則皮肉瘦而多脈

馬註 此言手少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手少陽者三焦經也三焦之脈行于上者如翳風瘈脈顱顖角孫皆近于耳絲竹空則近于眉故血氣盛則其眉必美而且長其耳之色必美若血氣皆少則其耳必焦而色必惡也手少陽之脈行於下者如外關陽池中渚液門皆行于手背也故血氣多則捲手而視之多肉以溫若血氣皆少則手必冷而且瘦至于氣少血多則筋脈雖多而亦瘦矣

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

張註 手太陽之脈其上行者循于顴頰耳鼻口眥之間是以皮膚之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色惡太陽為諸陽主氣也其下行者循肩臑肘臂而下出于手腕是以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也以上論手足三陽之血氣各循本經之部分充膚熱肉澹滲皮毛肥腠理濡筋骨以養二十五變之形如血氣皆少則又不能佗佗遺遺之自然矣

馬註 此言手太陽之體有上下而氣血多少必見于外形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太陽之上如天容在曲頰之後顴髎在覬骨之下故血氣盛則其鬚多而肉且多而平血氣皆少則其面瘦而其色惡也手太陽之下如腕骨後谿前谷少澤之類皆行于手故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而冷也

予與同

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張注 此言足太陽之主脈也二十五人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以五形之人論之則當手少陰主脈今變為二十有五合于手足之三陽故以足太陽主脈蓋十二經脈之俞皆會于足太陽之經也故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也惡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少也其肌肉肥而顏色潤澤者手足三陽之脈血氣皆有餘也蓋足太陽為諸陽主脈太陽之脈氣血盛而美眉則諸陽之脈血氣皆有餘而肌肉肥澤矣故當再察其皮膚分肉之氣血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逆膚者皮膚經脈之血氣交相逆順而行者也知逆順之有餘不足則知所以調之矣○仇汝霖曰脈字其字宜玩蓋用脈字以知足太陽之脈之氣血多少加其字以分別肥而澤者乃諸陽之脈之血氣有餘也○倪仲宣曰按口問篇論足太陽之精氣行于脈外以濡空竅十二奇邪之走空竅獨取足太陽之外踝此章論太陽為諸陽主脈而諸陽脈之血氣有餘不足皆以足太陽為準繩蓋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在天為陽在地為水在人即為精氣是以足太陽為諸陽主氣又為諸陽主精血也

馬注 此即膀胱經一部之外形以驗血氣之盛衰是乃行刺之約法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自頭行背以至于足周一身之長左右共一百二十六穴故即此一經而一身之氣血可驗矣在上見于眉在下見于身故眉之美者則足太陽之氣血俱多也眉之惡者則足太陽之氣血必少也其體肥而且澤是血氣皆有餘也若肥而不澤則氣盛而血少耳若瘦而無澤則氣血俱不足耳審察其形氣之有餘不足而盛則瀉之虛則補之可以知當補而補當瀉而瀉之為順而反此則為逆矣

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于身皆為痛痹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馬注 宛陳素問湯液醪醴篇有去宛陳莝目水積言本經首篇有宛陳則除之自結血言本篇此節有宛陳血不結者指積氣言則而予之則側同予與同

張注 此言手足三陰三陽皮膚分肉間之氣血皆從藏府之經隧而外出于形身者也蓋二十五變之形者皮脈肉筋骨也是以上節論脈之血氣此節論皮肉筋骨之氣血焉諸陰陽者足之少陰太陰厥陰手

先審皮膚之痺次審絡中之結次審胃中之究陳蓋血氣從內而外故審察從外而內

之少陰大陰以應五音五行之人也。手之太陽陽明足之少陽太陽陽明以應左右太少二十五變之人也。諸陰陽之血氣。所以充膚熱肉滲澤皮毛肥腠理濡筋骨者。皆從本藏本府之經隧而出于孫絡皮膚各並本經之脈絡。以分界畔。此非經脈之血氣。故當按其寸口人迎以知陰陽之有餘不足而調之。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于形身中皆有邪痺于皮肉筋骨之間。甚則留而不行。以致經絡之血氣有所凝濇。蓋充膚熱肉之氣血從內之經隧而外出于孫絡皮膚。此因邪閉于絡脈之外。血氣不得外行以致凝濇于經絡之中。故當致諸陽之氣以溫之。則寒痺解而血得以和于外矣。其結絡者。血氣留結於脈內以致脈結而血不行。又當決之使行。蓋邪閉于皮腠而致經絡之凝濇者。當理其氣血結于脈絡者當決其血也。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不足于上者推而上之。蓋血氣之出于皮膚而又有上下有餘不足之分者。因絡脈所出于上下。有疏通阻滯之不同也。其有稽留于經絡中而不至者。因而迎之。此必明于經隧。乃能持之。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胃海所出之氣血。而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孫絡皮膚。大絡雖與經脈繆處。然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蓋並經而外出于皮部。各隨本經之脈以分界限。是以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髯美長。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也。寒與熱爭者。陰陽之血氣混亂也。故各導而行之。使各歸于本部。蓋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行于皮膚分肉之間。如不分界限則混亂交爭矣。宛陳者。陳莝之物。菀積于腸胃之內。以致血氣不至。此不因于血結于脈絡而不通故當則而予之。蓋用逐陳莝之法則而予奪之也。此手足三陰三陽之血氣。本于胃府之所生。從經隧而外出。故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之。約法畢矣。如知太宮少宮之人。則知比于足之陽明。而足陽明之脈。其上行者挾口環唇。則知經隧之絡脈。亦絡于唇口。而皮膚之氣血。亦分部于唇口也。○仇汝霖曰。此以皆為痛痺也。皆字照應氣有餘于上。或不足于上。蓋十二經隧之絡脈孫絡與十二藏之經脈絡脈並行于形身之上下。若此身中皆為痛痺。則十二經隧之絡脈皆為之不通。如上痺于足陽明之上。則陽明之上氣不足。而下氣有餘矣。若止痺于足陽明之下。則陽明之下氣不足。而下氣有餘矣。痺在陽明之部分。則知陽明之氣血結而不通。又不涉于諸陰陽之絡矣。此蓋假痛痺以申明皮膚分肉之氣血。各並本經而出。各從本經經脈所循之上下而各分界畔者也。

此言刺各經之有約法也。上文止以膀胱一經為言。故帝以刺諸經為問。伯言按其寸口。可以調陰經即經脈終始禁服等篇所謂寸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厥陰。寸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按其人迎。可以調陽經。即諸篇所謂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切循其各經絡之有凝濇否。內有結而不通者。此于身當為痛痺。甚則不能起而行也。當留鍼以補而致其氣以溫之。候至血和乃止鍼耳。及有結于絡脈者。惟其脈結則血不行。必決之以出血。則血乃行也。大凡病之氣有餘于上者則病在上。求之下。當鍼其穴之在下者以導而下之。氣不足于上者。則乃刺其上穴。乃推其鍼而久留以休息之。候其氣至可也。如鍼已稽留而氣尚未至。必因而迎之。隨即有以推之耳。凡此者必先明于各經經脈之隧。然後可持鍼以刺之。其間有寒熱相爭者。則導而行之。有氣鬱陳而血未結者。必側其鍼以刺之。▲側鍼即卧鍼▼然又必先明于二十五

人之形則血氣之多少有無病之左右上下皆能悉知無遺而後可以施鍼耳此則刺約之法所以畢也

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

【馬註】內論人身合五音五穀五果五畜等義故名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馬註】按前篇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故此曰右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上蓋言小腸經脈穴氣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火人而調火部耳 前篇言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然則少徵之人當調右手太陽之下而此亦與右徵之人同調右手太陽之上則以下為上其上下字必有缺也

【張註】此承上章謂五音之人血氣不足者當調之以五穀五畜之五味也上章云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而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是右徵之人當調手太陽上矣又云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又云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是少徵之人當調手太陽下矣今右徵與少徵同調手太陽上者謂血氣上下之相通也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馬註】前篇云左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故此曰左商之人當調左手陽明上蓋言大腸經脈氣穴道之行于上者是也正以金人而調金部耳前篇比于右手陽明也右字▲當作左即此節可證▼前篇以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上而此以左徵調左手陽明上者則以火人而調金部未知其所謂也

少徵與太宮調左手陽明上。【馬註】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而此以少徵調左手陽明上是以火人而調金部也上下字必訛耳 前篇太宮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蓋以陽明胃經屬土宜以太宮屬之也此以太宮謂左手陽明上是以土人而調金部也誠不知其所謂矣

【張註】此言皮膚分肉之血氣雖各有分部然通融滲灌交相往來當經絡之相聯者亦可以通融調治也夫左商之人調左手陽明上者宜矣而左徵與少徵應調手太陽而同調于手陽明者謂手太陽與手陽明之脈並出于巨虛而上行手足三陽之脈皆縱橫聯絡于頭面然雖各有界畔而皮膚血氣之流行交相往來故有經脈相聯者亦可以同調之也是以左徵少徵之人同調于手陽明上且手陽明主皮膚之

氣血者也。手陽明之脉出于足陽明之巨虛上廉而上行，故太宮之人，當調足陽明上，而亦可調之手陽明上也。

右角與太角。調右足少陽下。【張註】按前章有左角而無右角，左右二字有誤。

【馬註】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多肉。此以右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宜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前篇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而此以右代左，以下代上者，必有訛耳。

【張註】前章云左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是右角之人宜調之右足少陽下也。又云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此以太角之人同調右足少陽下者，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馬註】前篇云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又云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今以太徵之人而調左手太陽之上者是也。蓋以火人而調火部耳。前篇以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而此以左代右，以上代下，必有誤耳。

【張註】前章云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是太徵之人當調手太陽上矣。又云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今以太徵與少徵同調左手太陽上，亦左右上下之相通也。[illegible]曰右角與太角，故從下，少陽之氣從下而上也。太徵與少徵，故從上，太陽之火氣炎上也。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馬註】前篇云衆之為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又曰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跟下痛。此以衆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蓋言膀胱經脉氣穴道之行于下者是也。是以木人而調水部耳。前篇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今以右代左者，必有訛耳。

【張註】前章云衆之為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又曰少羽之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是宜調足太陽下也。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馬註】前篇以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右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而此乃調右手太陽之下，是以金人而調火部，未知其所謂也。

【張註】此以少商與右商調手太陽者，即左徵少徵之調手陽明，乃互相交通之義。

桎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馬註】前篇以桎之為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又云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善轉筋，踵下痛。此以桎羽之人，而調足太陽者是也。蓋以水形而調水部耳。其以右代左，必有訛耳。前篇衆羽之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此以衆羽之人，而調右足太陽之下者是也。

張註前章曰桎之為人，比于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衆之為人，比于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今皆調足太陽下者，太陽之氣從下而上也。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馬註前篇以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又云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瘁，善痿厥足腫。此以少宮之人而調足陽明是以土人而調土部者是也。但以下代上則異耳。前篇以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今乃以右代左，亦為異耳。

張註前篇云少宮之人，比于右足陽明，陽明之下樞樞然。太宮之人，比于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婉婉然。以上而同調之。上者，陰陽血氣皆從下而上，足而手也。俛仲宣曰：足多從下，蓋以下而通于下也；手多從上，蓋以二而進于一。凡陰陽血氣上下環轉之無端也。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馬註前篇以判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又云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氣少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此以判角之人而調足少陽者是也。蓋以木人而調木部耳。但以右代左則異耳。前篇少角之人，比于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此以少角之人而調右足少陽之下者是也。

張註前章云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夫半謂之判，判角即少角也。前章止有太角、左角、釱角、判角，而無少角，恐傳寫之誤耳。俛仲宣曰：下文亦無少角。

釱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馬註前篇云釱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又云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此以釱商之人而調右足陽明者，是以金人而調土部也。其足字當作手字，蓋手陽明則屬金矣。前篇以少商之人，比于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又云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此以上商而調右手陽明之下者是也。但前止有釱商、小商、右商、左商，並無上商。非此也上為誤，則彼之小為誤也。

張註釱商主手陽明大腸，上商主手太陰肺，足陽明者胃府之經氣也。此以手太陰陽明而調之足陽明者，血氣生于胃府水穀之精也。穀入于胃，乃傳之肺。蓋肺手太陰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肺與大腸之血氣，皆從胃府始出，而行于手太陰陽明之經，故釱商與上商調足陽明也。仲宣曰：藏府通連者曰下。

釱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馬註前篇以釱商之人，比于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而此以釱商之人調左足太陽者，是以金人而調水部，未知其所謂也。

五行外合五形，五音內合五志，外日之相輸應者也。

【張註】鈇商手陽明大腸也。足太陽者膀胱水府也。營衛生會篇曰：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是大腸與膀胱並屬下焦，而交相通貫者也。是以鈇商而調之足太陽下者，以府氣之交通于下也。上角應足厥陰肝經，五藏之脈絡皆不上循頭面，惟足厥陰之脈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足太陽之脈與督脈會于目之睛明，而上額交巔，是足太陽與督脈厥陰會于目而交于額，是以上角而調之足太陽下，蓋血氣津液生于藏胃之下也。按此節論調手足之三陽，有左右上下之相通者，有手太陽而調之于陽明者，有手陽明而調之手太陽者，有手陽明而調之足陽明者，有足厥陰而調之足太陽者，陰陽之血氣各有分部，而調治錯綜，抑經氣之交通或魯魚之舛誤，姑從臆見箋疏，以俟後賢參正。○仇汝霖曰：此節論調左右太少之血氣，比手足之三陽，而不涉于五音之三陰。今以上商上角論調于後者，謂血氣之生始也。榮氣篇曰：榮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給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交于督脈，復循腹裏，下注于脈中，是以論調上商之手太陰，上角之足厥陰者，謂血氣之營于藏府十二經脈之中，而滲注于外也。張子所謂魯魚之誤者，疑辭也。且前後不從本經之調治者計什有一條，豈差誤之過半耶。學者當從氣交中求之。

【馬註】按據前所屬五音而調各部，正承前篇末節言先明二十五人之形，然後可以明經隧而調陰陽，故此即二十五人之屬于五音者，而指其當調之所在也。但有以別音而互屬，則是太少左右上下陰陽等字，非前篇則此篇必有訛處。正以此書向無明證，而讀者不曉，錄者不慎，故不得改正之。愚欲據五行生尅大義悉改正之，其說自明。但此經非比尋常，不敢妄更，姑俟後之君子。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手少陰，藏心，色赤，味苦，時夏。

【馬註】上徵右徵者，火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麥羊杏皆屬火，宜火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張註】此節以五穀五畜五果之五味調養五音之人，及二十五變之人。蓋左右太少者，從五音之所變也。上徵者手少陰之人也，右徵者左右上下手足三陽之人也。上徵與右徵同者，舉一而概四也。蓋四變之人本于五音之所出，是以五味調五音，而四變之人亦調之以此五味也。麥成于夏，火之穀也。巳午未會成火局，羊乃火之畜也。杏色赤而味苦，心之果也。經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夫血歸形，氣歸精，是以五音之形及二十五變之形不足者，當補之以味也。五音者，在氣為手少陰，在藏為心，在色為赤，在味為苦，在時為夏，此五音之所主也。右徵者，以陰而變陽也。○仇汝霖曰：按前後二篇並無鍼刺二字，所謂調右手太陽上，左足太陽下者，即以此五味調之也。列左右上下者，分別二十五變之人，使後學觀形以知血氣之盛虛，非用五味之中而有上下之分也。如用調左手太陽，右手太陽下，總以麥穀羊畜調之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以意逆之，則得之矣。

上羽與太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馬註】上羽太羽者，水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大豆彘栗屬水，宜水音之人用

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王子方曰胡麻可以作飯

此以調之也

張註 上羽足少陰之人也太羽者二十五變之形也曰右徵曰大羽經文錯綜其間者舉一而左右太少總調之以此五味也豆色黑性沉水之穀也藿乃亥畜水之畜也栗色黑味鹹腎之果也上羽者在經氣為足少陰在藏為腎在色為黑在味為鹹在時為冬○倪仲宣曰所言足少陰藏腎者謂大豆藿栗之味在經氣調養足少陰在藏則調養腎也餘藏同義

上宮與太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

馬註 上宮太宮者土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稷牛棗皆屬土宜土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張註 上宮足太陰之人也太宮者變而為足陽明也稷色黃味甘土之穀也牛乃土之畜棗者脾之果也在氣為足太陰在藏為脾在色為黃在味為甘在時為長夏上宮太宮加宮左宮少宮之人同調此穀畜之味也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陽。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馬註 上商右商者金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黍雞桃皆屬金宜金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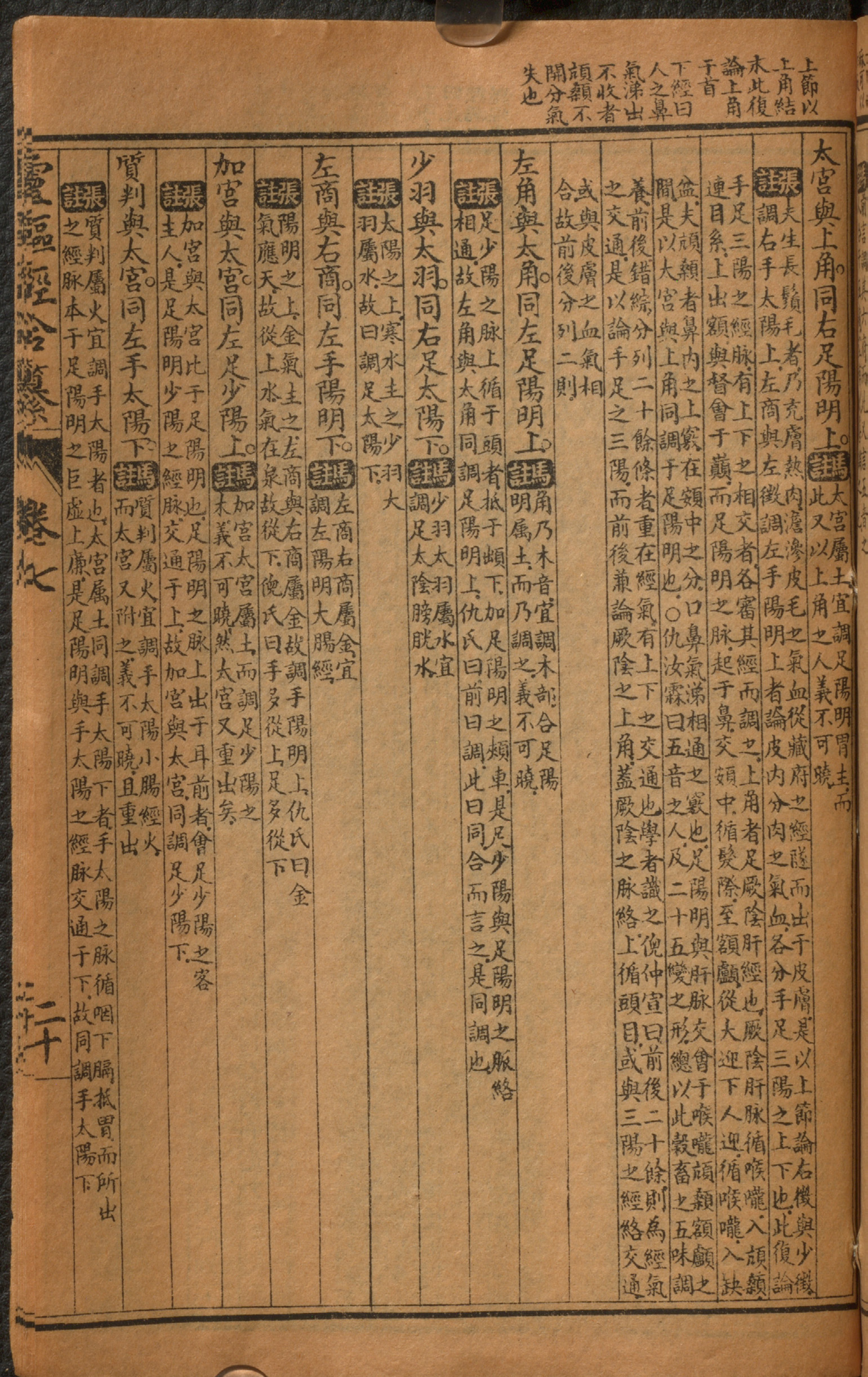
張註 上商手太陰之人也右商四變之形也黍色白而秋成金之穀也雞屬酉而鳴于巳酉丑時金之畜也桃色白而有毛肺之果也在氣主手太陰在藏為肺在色為白在味為辛在時為秋上商右商少商鈦商左商之人同調此穀畜之味也

上角與太角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馬註 上角太角者木音之人也故五穀五畜五果之內其麻犬李皆屬木宜木音之人用此以調之也

張註 上角足厥陰之人也太角四變之形也麻色青莖直木之穀也犬屬戌而味酸厥陰之畜也李色青味澁肝之果也在經氣主足厥陰在藏為肝在色為青在味為酸在時為春上角太角右角鈦角判角同調此穀果之味也○仇汝霖曰調五音者補五藏調四變者補六府

馬註 前言調其六府而此又言五音之人合于五藏宜有以善調之也



上節以上角結末此復論上角于首下經曰人之鼻氣渫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

太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馬註 太宮屬土宜調足陽明胃土而此又以上角之人義不可曉

張註 夫生長鬚毛者乃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氣血從藏府之經隧而出于皮膚是以上節論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者論皮肉分肉之氣血各分手足三陽之上下也此復論手足三陽之經脈有上下之相交者各審其經而調之上角者足厥陰肝經也厥陰肝脈循喉嚨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會于巔而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循髮際至額顱從大迎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夫頏顙者鼻內之上竅在頞中之分口鼻氣涕相通之竅也足陽明與肝脈交會于喉嚨頏顙額顱之間是以太宮與上角同調于足陽明也。○仇汝霖曰五音之人及二十五變之形總以此穀畜之五味調養前後錯綜分列二十餘條者重在經氣有上下之交通也學者識之倪仲宣曰前後二十餘則為經氣之交通是以論手足之三陽而前後兼論厥陰之上角蓋厥陰之脈絡上循頭目或與三陽之經絡交通或與皮膚之血氣相合故前後分列二則

左角與太角同左足陽明上。馬註 角乃木音宜調木部合足陽明屬土而乃調之義不可曉

張註 足少陽之脈上循于頭者抵于頔下加足陽明之頰車是足少陽與足陽明之脈絡相通故左角與太角同調足陽明上仇氏曰前曰調此曰同合而言之是同調也

少羽與太羽同右足太陽下。馬註 少羽太羽屬水宜調足太陰膀胱水

張註 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少羽大羽屬水故曰調足太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下。馬註 左商右商屬金宜調左陽明大腸經

張註 陽明之上金氣主之左商與右商屬金故調手陽明上仇氏曰金氣應天故從上水氣在泉故從下倪氏曰手多從上足多從下

加宮與太宮同左足少陽上。馬註 加宮太宮屬土而調足少陽之木義不可曉然太宮又重出矣

張註 加宮與太宮比于足陽明也足陽明之脈上出于耳前者會足少陽之客主人是足陽明少陽之經脈交通于上故加宮與太宮同調足少陽下

質判與太宮同左手太陽下。馬註 質判屬火宜調手太陽小腸經火而太宮又附之義不可曉且重出

張註 質判屬火宜調手太陽者也太宮屬土同調手太陽下者手太陽之脈循咽下膈抵胃而所出之經脈本于足陽明之巨虛上廉是足陽明與手太陽之經脈交通于下故同調手太陽下

此與二十一篇臂陽明有入頄徧齒節合參

王子方曰此正經語之錯綜處

判角與太角同左足少陽下。【馬註】判角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

【張註】前章云太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推推然今同調足少陽下者上下之相通也」仇汝霖曰以此經而調彼經者論經氣之交通也以本經而調本經者論左右上下之相通也

太羽與太角同右足太陽上。【馬註】太羽屬水宜調右足太陽膀胱經水而太角屬木附之義不可曉

【張註】太羽屬水宜調足太陽者也太角屬木同調足太陽上者足太陽之脉抵耳上角交于足少陽之浮白率谷竅陰諸穴是足太陽與足少陽之脉絡交通于上故太角同調足太陽上

太角與太宮同右足少陽上。【馬註】太角為木宜調足少陽膽經木而太宮屬土附之義不可曉

【張註】太角屬木宜調足少陽者也太宮屬土同調足少陽上者足陽明之脉上交于足少陽足少陽之脉上交于足陽明也夫皮膚分肉之血氣所以生鬚毛溫肌肉肥腠理濡筋骨者本于胃府水穀之精從胃之大絡出于藏府之經隧而外滲于皮膚是以前節論形中之氣血不足者宜用此五味此復論脉中之氣血不足者同調此五味也○倪仲宣曰左角與太角同足陽明上者少陽之脉上交于陽明也加宮與太宮同足少陰下者陽明之脉上交于少陽也今復以太角在上少陽在下而太宮居中謂少陽之脉交于陽明者亦可調之少陽陽明之脉交于少陽者亦可調之陽明也

【馬註】右按以宮調胃土以羽調膀胱水等義固以五行相屬其間以別音之人互入必是手足左右上下陰陽字面多訛今以此九項而與前十二項相配有重者如左手陽明上右足太陽下右足陽明下左手陽明上有缺者如右足少陽上左足少陽下右足陽明上左足太陽上右足太陽上右足陽明上此必由重者差訛故致有缺者不全也俟後之君子正之

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右角。釱角。上角。太角。判角。○右商。少商。釱商。上商。左商。○少宮。上宮。太宮。加宮。左宮。○衆羽。桎羽。上羽。太羽。少羽。

【張註】夫上徵上角上商上宮上羽者乃五音五行而合于手足之三陰者也左右太少者乃四變之形而比于手足之三陽者也以五音而錯綜在中者陰內而陽外也上章論質徵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上少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下右徵之人比于右手太陽上質判之人比于左手太陽下蓋以上徵之人變質徵右徵于上之左右少徵質判于下之左右也今復以五音錯綜其間者是右徵之人可比于左太陽上少徵之人可比于右太陽上也質徵之人可比于右太陽下判徵之人可比于左太陽下也當知五音之人肌肌然而美眉者即變徵之人又不必拘于質徵右質少徵判徵及太陽左手右手之人也夫分太少釱

中焦所生之血氣亦半榮于脈中半榮于脈外

判左右上下者因四變而分也是以上章以左右太少之人比于手足左右之三陽此章論調手足左右之陰陽以養五音五變之人也五變之中又不必專主于質在左而少在右質在上而少在下故復序此一節蓋欲使學者通變以論陰陽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馬註 此總承上文而復申記之五音之各分為五計二十有五之數也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營口唇故鬚不生焉

張註 此復論充膚熱肉澹滲皮毛之氣血又起于胞中從衝脈任脈而散于脉中者也上章論胃府所生之血氣出于胃之大絡注藏府之經隧而外滲于皮膚此後天水穀之精從中焦而出也此言胞中之血氣從衝任而行于經脈之外內乃先天所藏之精氣從下焦而上也蓋言形中之血氣所以榮養皮脈肉筋骨者本于先後天之資生而資始也胞中為血海下焦少陰之所主也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者胞中之血氣從衝任而半榮于脈中也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此半隨衝脈而散于皮膚分肉者也故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毫毛婦人之生因月事以時下數脫于血而血不足不得上榮于唇口故鬚不生焉上章論生鬚眉毫毛之氣血手足三陽之所主也此章論絡唇口生髭鬚之血氣衝脈之所濡也血氣生始出入之道路多歧若非潛心體會反與亡羊也數○仇汝霖曰妊娠之血皮膚之血也此血臥則歸肝故臥出而風吹之則為血痺如熱入血室刺肝之期門

馬註 此言婦人之所以無鬚也前篇言血氣盛則鬚美長今婦人無鬚豈無血氣乎伯言婦人之所以無鬚者以其數脫血也蓋婦人衝任二脈皆起于受胎之胞絡宮中上循背之裏而行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行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其別而行者絡于唇口惟血氣盛則膚充而肉熱血獨盛則皮膚滲而毫毛生今婦人之生氣有餘而血不足以其月事以時下而數脫血也故衝任之脈不榮口唇鬚之所以不生也

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張註　宗筋者前陰也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瀉而不復上榮于唇口故鬚不生此因割去前陰而傷其先天之精氣也

馬註　此言宦者之所以無鬚也士人有傷於陰器而陰器絕而不起亦不能復有所用其鬚之生者自若惟宦者陰器既傷而鬚獨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士人雖有傷于陰器其宗筋未嘗去而衝脈未嘗傷也彼宦者不然所以血一瀉而不復其所傷之處膚內結衝任之脈不榮于上之口唇故鬚焉得而生也

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于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

張註　此言胞中之血氣本于先天之所生也天宦者謂之天閹不生前陰即有而小縮不挺不長不能與陰交而生子此先天所生之不足也其衝任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仇汝霖曰髭鬚生于有生之後然又本于先天之精氣以上二篇論陰陽血氣有互相資生之妙學者再于五音五行之外求之

馬註　此言天宦之所以無鬚也天宦其貌天生如宦者也天宦未曾如宦者之被傷亦未嘗如婦人之脫血其鬚不生帝之所以疑也伯言此天之所以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止有氣而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亦不生也

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蓋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眉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

張註　此復論人道之歸于天道也青黃赤白黑五音五行之色也赤主夏而黃主長夏故黃赤者多熱氣熱氣者陽氣也青主春而白主秋故青白者少熱氣也黑主冬令之水而陽氣深藏故多血而少氣也三陰三陽者乃天之六氣亦合于四時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相火三之氣少陽君火四之氣太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陰寒水在天有此六氣而人亦此六氣者也合人之藏府經脈有手足十二之分在天之陰陽止有太少之六氣也故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論人歸于天道而合于天之四時又以分手與足也

馬註　此帝贊伯能通萬物之精故能驗顏色而明經絡也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張註】此以人之常數而合于天之常數也常數者地之五行天之六氣五六相合而成三十年之一紀六十歲之一周而人亦有此五運六氣者也是以首論地之五行以合人之五行末論人之六氣而合于天之六氣者也在天成氣在地成形人秉地之五行而成此形然本于天之六氣故復歸論于天之六氣焉男玉師曰血氣生于陽明故陽明多血多氣其餘陰陽有多氣少血者有多血少氣者此大數之不全自然之理也然本經以厥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而素問血氣形志篇及本經九鍼論以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豈經義之矛盾耶抑相傳之錯誤歟曰此正以人之常數合天之常數也夫厥陰之上風氣主之風者大塊之噫氣故厥陰之多氣也太陰濕土主氣地氣升而為雲為雨故曰太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雨者不注于地而為經水故太陰之多血也此天之常數也在人之形藏足厥陰主肝肝主藏血手厥陰主包絡包絡主生血故厥陰之多血也太陰者脾土也命門相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三者主生諸陽之氣故太陰之多氣也此人之常數也故有此六氣而人有六氣在天之陰陽應天之常數在人之陰陽應人之常數故以人合于天而合有異同也雖然陰陽之道未有常而無變者也以天之常變論之厥陰司天之政雲趨雨府濕化乃行是厥陰之多血矣太陰所至為雷霆烈風是太陰之多氣矣以人之常變論之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少陽之火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是厥陰之多氣矣脾統諸經之血而足太陰獨受水穀之濁是太陰之多血矣噫知陰陽常變之道者然后能明萬物之精微○仇汝霖曰首言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謂人合天地之五數也末結云夫人之常數此天之常數也謂人合天之六數也故曰其生五其數三謂人之生于地之五行而合于三陰三陽之天數○倪仲宣曰五者應五運之在中主神機之出入六者合六氣之在外應天氣之降升人能養此五運六氣與天地合同弗使神氣有傷可以長仙不老

【馬註】此結言手足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見調之者當視其氣血以為主也太陽者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也少陽者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也陽明者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也太陽太陰俱多血少氣少陽厥陰俱多氣少血陽明血氣皆多少陰多氣少血知其血氣多少則可以辯二十五人之形而調之也▲按此又見素問血氣形志論本經九鍼論但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有不同耳大義當以素問為的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馬註】內有百病始生故名篇

勝平聲數上聲邪者謂風雨之邪

風乃陽邪雨乃陰邪故為寒為熱

氣主皮毛氣傷故毛折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于陰。或起于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勝數。

【張註】按本經云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氣寒傷形乃病形風傷筋脉筋脉乃應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又曰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下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也是風雨清濕之邪病在外而傷于形也上下喜怒不節則傷藏而病起于陰夫形者皮脉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此蓋承上章而言五行之形不足于上者則風雨襲虛而病起于上不足于下者則清濕襲虛而病起于下藏氣不足者則喜怒傷氣而病起于陰故當用五穀五音五果之五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陰陽和調血氣充滿病則無由入其腠理此則人之所以養生良醫之治未病也○徐振公曰五音之人應五藏左右太少之人應形身之上下五音之人陰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之人陰氣少而陽氣多是五音之人當病形左右太少之人當病藏矣雖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盛者有血氣之不足陰盛者亦有血氣之不足也○倪仲宣曰此註照應下章行鍼論

【馬註】此言外感內傷約為三部而淫泆有不可勝數也百病始生皆由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然喜怒不節則傷臟傷臟則病起于陰經而名之為內傷也清濕襲虛則病起于下蓋足陽經感之則病起于陽足陰經感之則病起于陰風雨襲虛則病起于上此亦病起于陽而名之為外感也是謂三部之氣所傷異類至其浸淫流泆則病有不可勝數者也

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于虛邪也因于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名。上下中外。分為三員。

【張註】此言風雨之邪客于形而不傷氣者傳舍于內而成積也金匱要畧云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此言邪傷六經之氣而內入于藏府者也蓋三陰三陽之氣主于膚表而合于六經故邪傷於氣則折毛發理使正氣橫傾淫泆泮衍于肌腠絡脉之間而傳溜于血脉經脉內連藏府是以大邪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蓋陰陽六氣生于五行五藏內合五行外合六氣故傷于氣者傳溜于血脉則內干藏府矣如病形而不病氣者雖傳舍于經脉止留于腸胃之外而成積也夫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存若亡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虛邪傷形

王子方曰：謂二十五形之人，五形之人，衆之所以相歎也。風寒為火邪

飧叶孫

勝平聲

經脉之大者為輸

而正邪傷氣也。正邪者，天之正氣，風寒暑濕燥火也。蓋天有此六氣，而人亦此六氣，是以正邪中氣，同氣相感也。故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傷人者，謂傷人之形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邪風。形者，皮脉肉筋骨，五藏之外合，應地之五行也。地之五行，應天之五時、地之五方。虛風者，春時之風從西方來，夏時之風從北方來，此五行不正之氣，故傷人也。形是天之六氣傷人之六氣，地之五行傷人之五形。蓋人秉天地之生氣，而生成此形氣也。是以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搏，乃客于形，傳舍于腸胃之外，而成積也。衆人肉堅者，承上文而言二十五形之人，血氣不足，不能充膚熱肉，以致虛邪之客于形，非比衆人之肉堅也。因于天時者，因春時之西風、夏時之北風也。大病乃成者，大邪着于腸胃之間而成積也。氣有定舍者，言邪氣淫泆不可勝論，或着于孫絡，或着于經輸，而后有定名也。此論風雨傷上，下節論清濕傷下，末節論喜怒傷中，而分為三員也。○徐振公曰：一篇之中，並不提一氣字，而此節用三形字，反覆三轉。下節云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正所謂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闡發聖義，須全經貫通，方能具大手眼。

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脉。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于輸。在輸之時，六氣不通四肢，則肢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着孫脉，或着絡脉，或着經脉，或着輸脉，或着于伏衝之脉，或着于膂脉，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于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

張註：此言風雨虛邪，傷于形身之上，從形層傳舍于內而成積也。夫邪之中人，必先始于皮毛。人之形虛，則皮膚緩而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蓋氣者所以充膚澤毛，如邪傷氣則折毛發理。此邪入于皮膚而氣不傷，故毛髮立。淅然者，灑淅動形也。皮膚痛者，邪留于皮膚也。絡脉者，浮見于皮膚之孫脉絡脉。在絡之時痛于肌肉者，邪留于肌肉絡脉之間，而不得入于經也。繆刺篇曰：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脉，內連五藏，散于腸胃。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脉而生奇病也。息，止也。大經乃代者，謂邪止于肌肉絡脉之間，不得入于經脉，而流于大經也。大經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傳舍于經者，傳舍于胃府之經隧。足陽明之脉病，故惕然而喜驚也。輸者，轉輸血氣之經脉，即藏府之經隧也。藏府之大絡，左右上下，並經而出，布于四末，故邪留于輸，則六經不通，四肢之肢節痛也。腰脊乃強者，藏府之大絡通于督脉之長強也。

六經者手之六經也募原之內有細絡

玉師曰本經凡論鍼論證之中宜體認經脈形氣之外內出入

伏衝者伏行腹內之衝脉衝脉者起于胞中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于皮膚充膚熱肉濡養筋骨邪留于內則血氣不能充溢于形身故體重身痛也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多熱則溏出糜糜者穀之不化者也募原者腸胃外之膏膜留着于脉者募原間之脉絡也稽留其間而不去則止于此而成積矣孫絡絡脉者募原中之小絡經脉者胃府之大經也輸脉者藏府之大絡轉輸水穀之血氣者也伏衝者伏行于腹之衝脉募原者腸胃之脂膜也膂筋者附于脊膂之筋緩筋者循于腹內之筋也此數者在于藏胃之前後左右邪隨着而為積邪之淫泆不可勝數也○徐振公曰邪傷氣則邪從經脉而內干藏府蓋三陰三陽之氣生于藏府從經脉而出于膚表故邪亦從經脉而內干于藏府也邪傷形則從別絡而入于腸胃之外蓋形中之血氣出于胃府水穀之精滲出于胃外之孫脈絡脈溢于胃之大絡轉注于藏府之經隧外出于孫絡皮膚所以充膚熱肉滲皮毛濡筋骨者也是以形中之邪亦從外之孫絡傳于內之孫絡留于腸胃之外而成積故下文曰其着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拘積而止之蓋外內孫絡之相通也以外內之相應也○倪卿宣曰古來論完穀不化有言因于寒者有言因于熱者今本經以多熱則溏出糜是因于熱矣蓋火能速物而出故不及化

【馬註】此言邪氣之淫泆始于虛以感之而以次傳舍則為積也上文言風雨寒暑清濕而此曰風雨寒熱又曰疾風暴雨辭不同而均之為外感也然此諸外感者不得天之虛邪則不能傷人也▲虛邪見上古天真論本經九宮八風等篇▼又不得之人之本虛亦不能傷人也此以天之虛人身形之虛兩虛相得所以諸邪得以客其形耳若天有寔風▲九宮八風篇以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寔風志長養萬物▼人有寔氣則兩寔相逢衆人肉堅必不客其形矣此可以見人之中于虛邪由于天時之虛與其身形之虛故參以虛實之法則知大病之所由成也又由其邪氣之有定舍而命其病體之有定名當為上下中外之三員猶言三部也蓋人身大體自縱而言之則以上中下為三部自横而言之則以在表在裏半表半裏為三部故謂之上下中外之三員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正以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至深深則毛髮立立則皮膚淅然而寒遂因之而為痛其始之于皮膚者如此　及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如足太陽膀胱經在飛揚之謂蓋浮而易見者為絡深而不見者為經凡各部分肉之絡脈皆是也此其肌肉盡痛則深于皮膚矣其痛之時呼吸之際大經之脈不能流通而間有脈之代而中止不能自遂者其繼而在絡脈者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經如凡各經之脈其直行者是也如足太陽膀胱在崑崙之謂此則洒淅惡寒喜于多驚其在經者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輸穴如足太陽膀胱經在束骨之謂時則六經不通于四肢肢節皆痛腰脊乃強其在輸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伏衝之脉時則身體重而且痛也其在于伏衝之脈者如此▲按素問瘧論有伏膂之脈今曰伏衝然下文有或着于伏衝之脈或着于膂筋當于伏衝為二然此處不曰留而不去傳舍于膂筋而下文乃有或着於膂筋則膂筋與伏衝亦相近可以為二亦可以為一者也大義又見本經歲露論篇▼留而不去傳舍于在上之胃在下之腸時在腸胃之間其聲為奔響且為腹脹內而寒氣或多則腸鳴而飧泄其食不化內而

在外之血氣從孫絡出于氣街而行于皮膚在內之血氣從孫絡出于氣街而行于募原此蓋從孫絡內出而

熱氣或多則後之所去者必漉漉者織之不堅而雜水者也且所出者為糜糜者穀之不化者也其在腸胃者又如此 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募原之間者即皮裏膜外也時則留着于脈若稽留而不去則息而成積矣其在于腸胃之外者又如此 由上文觀之或着于孫脈或着絡脈或着輸脈或着于伏衝之脈或着于脊筋或着于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此乃邪氣之所淫佚其不可勝數者又如此

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着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䐜滿雷引故時切痛其着于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着于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着于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飢則痛其着于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其着于膂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着于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塞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

張註 此承上文申明留着而成積者各有形證也孫絡者腸胃募原間之小絡蓋胃府所出之血氣滲出于胃外之小絡而轉注于大絡從大絡而出于孫絡皮膚其着于內之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其臂手孫絡之居于外也浮而緩不能拘束其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于腸胃之間胃府之水津滲注于外則濯濯有聲蓋留滯于孫絡而不能注于大絡也陽明之經乃胃之大絡故挾臍而居飽則水穀之津注于外故大飢則津血少故小也緩筋者經于腹內之筋故有似乎陽明之積飽則脹故痛飢則止而安也募原者腸胃之膏膜飽則津液滲潤于外故安飢則乾燥故痛也伏衝之脈挾于臍間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者衝脈之血氣充于外也衝脈下循陰股出于脛氣之街其氣下于兩股如湯沃之狀者因積而成熱也膂筋者附于脊膂之內在腸之後故飢則積見飽則不見而按之不得也輸之脈者轉輸津液之脈藏府之大絡也胃府水穀之精從胃之大絡而注于藏府之大絡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皮膚故積注于輸之脈則脈道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而皮毛之孔竅乾塞也此邪氣之從外而內從上而下以成其積也〇徐振公曰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者謂無力也胗孫絡之浮緩者胗尺膚也蓋脈之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胃府所出之氣血從陽明之五里而出于尺膚是以胗孫絡之浮緩則知其無力而不能拘積也〇倪仲宣曰寸關尺三部以候藏府經脈之氣人迎氣口以候在外之氣尺膚以候在內之氣

成積蓋在內在外之絡盡處則為氣街也

小針解曰夫氣之在脈也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蓋天之風雨傷人皮膚從皮膚而入于絡脉地之水濕傷人脈路從脈

馬註 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在于各所者其狀有不同而病有所由始也夫所謂邪之在孫絡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于臂手孫絡之居浮而不沉緩而不急不能遽積而止之故往來相移其內而腸胃之間有水湊聚注灌濯濯有音且有寒氣則䐜滿如雷有聲而相引時常為切痛也 其着于陽明經者即胃經也其積當挾臍而居如飽食時則積益大飢時則積益小也 其着于緩筋也似前陽明之積飽食則如益大之謂飢則安則如益小之謂也 其着于腸胃之募原積痛則外連于緩筋如飽食則稍安飢則必痛矣 其着于伏衝之脈以手揣摸其積應手而動舉手則熱氣下于兩股間如有以湯沃之之狀也 其着于膂筋膂筋在腸之後故積亦在腸後方其飢時則積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又不可見也 其着于輸之脈而為積者當閉塞不通津液不下行故孔竅皆乾壅也 凡所謂積之成者皆邪氣之從外而入內從上而之下者也

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

張註 此承上啟下之文風雨者在天之邪而傷上清濕者在地之邪而傷下在天曰生在地曰成故積之始生得寒而生清濕之邪厥逆于下而成積也

馬註 此原積之始生者必由于寒而其所成則由于氣之逆也厥者氣逆也下文正詳言之

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脉凝濇血脉凝濇則寒氣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摶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濕氣不行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濇滲着而不去而積皆成矣

張註 此言清濕之邪傷下之形而成積也悗悶也厥逆生足悶者邪氣厥逆于下則足脛悗而不得疎利矣悗則生寒寒則血脉凝濇而寒氣上入于腸胃入于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久而成積矣若卒然多食飲則腸滿又或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絡脈者即藏府所出血氣之別絡也陽絡者上行之絡脈傷則血外溢于上而為衄陰絡者下行之絡脈傷則血內溢而為後血腸胃之脈傷則血溢于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摶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或卒然外中于寒邪若兼之內傷于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輸者轉輸血氣之脈六者手經之輸即陽絡也六輸不通則

絡而由于肌腠血外溢者外溢于皮膚而為衄血內溢于募原而便血血溢于腸外者從絡脉之盡處外出於郛郭之中而成積

上下皆傷形中之血氣六輸者即上文所謂輸之脈

溫膚熱肉之氣不行血凝蘊裹而不散津液濇于絡中滲于絡外着而不去而積成矣此言汁沫迫聚或腸外之寒汁沫與血相搏皆能成積也或外中于寒兼之內傷憂怒凝血與津液留着亦皆成積也按經脈有手三陰三陽之大絡並經而上循于手足三陰三陽之大絡並經而下循于足主行血氣滲出于脉外以養形是以陽絡傷則上出于空竅而為衄血陰絡傷則內出于腸胃而為便血六輸不通上通于外則內溢于脈外而成積是外內皆主滲出于脈外者也○徐振公曰因于風雨所生之積着于有形而生故曰生因于清濕所生之積乃凝血與津汁搏聚於空郭之中如懷子之狀虛懸而成形蓋因于天者本于無形故附于有形而生因于地者乃自成其形也

【馬注】此承上文而詳言積之始生至其所以成也足之六經氣有厥逆則足悗然不得清利由是而脛寒由是而血脉凝濇由是而寒氣入于腸胃內為䐜脹外則汁沫迫聚不得散釋日成漸積又或卒多食飲則腸中溢滿又或起居用力不慎則絡脈傷如陽經之絡脈受傷則血當外溢而為衄如陰經之絡脈受傷則血當內溢而去後有血如腸胃之絡脈受傷則血當溢于腸外其腸外有寒汁沫與此血相搏所以并合凝聚不得散釋而積已成矣又或卒然外中于寒或內傷于憂有時而怒則氣上逆以致大經之輸脈不通熱氣不行凝結蘊裹而不釋散津液凝濇着而不去而積之所由成也故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者其大義如此

黃帝曰其生于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馬注】此節大義與本經邪氣臟腑病形論第二節相同

【張注】此言喜怒不節則傷五藏之形而病起于陰也憂思傷心形寒飲冷則傷肺忿怒不節則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則傷腎此外因于天之風雨地之清濕內因于五藏之情志而成上中下三部之積也按五藏止曰生病而不曰積蓋五藏之病積在氣而非有形也難經所謂在肝曰肥氣在肺曰息奔在心曰伏梁在脾曰痞氣在腎曰奔豚此乃無形之氣積而非有形之血積也倪仲玉曰憂思忿怒傷氣故積在氣

【馬注】此言積之生于陰者以五藏各有所傷也前篇言積所生之處皆非生之于五藏者也故帝以生于陰經者為問伯言五藏各有所傷故積之所由生也憂思則必傷其心重寒傷肺即本經邪氣臟腑病形篇云形寒寒飲是也忿怒則傷肝方醉之時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當于風則風又從而入之則傷脾用力過度乃入于房以致汗出而復往浴體則傷腎此乃或內或外或上中下三部隨各藏之經絡而積之所生者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張註痛者。為積之痛于內也。察其所痛。知其所應者。如着于孫絡之積。則外應于手臂之孫絡。着于陽明之經。積則外應于光明。着于腸胃募原之積。則外應于谿谷之穴。會着于伏衝之積。則外應于氣衝。太谿。着于臂筋之積。則應于足少陽太陽之筋。結于緩筋之積。則應于足太陰陽明之筋。成于六輸之積。則外應于內關外關通里列缺支正偏歷。積于空郭之中。則外應于陽明之五里。臂腕之尺膚。積于五藏。察其左右上下。則外應于五藏之經俞。審其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瀉則瀉。隨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府之所宜。毋逆天時。是謂至治。○倪仲玉曰。外因之積應于形。內因之積應于脈。

馬註此言治積之法也。毋逆天時。如春氣在肝。及月郭空滿之類。皆是也。

靈樞經合纂卷七終

